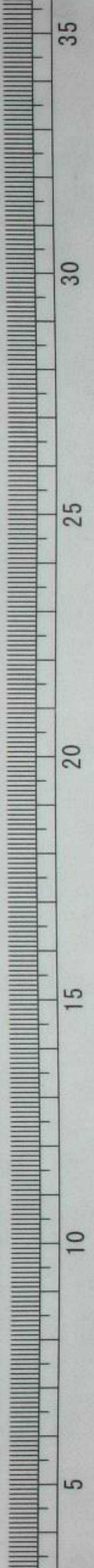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22  
5



文庫11  
D122  
5

010190552905

牧庵集卷二十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資善大夫同知行宣政院事張公神道碑

維張氏汴之浚儀鉅姓金由歲甲戌宣宗播汴河朔逃  
兵之民皆扶攜婦子從之而南藁爾之土其出惟是一  
夫之耕不足以食百人有司又括粟餉軍以就盡之運  
抗方興之師徭賦百至猶不能支故人心日離望望焉  
而思大兵之至以紓其急歲壬辰睿宗大殄其軍鈞之



物原集 卷三  
三峯山義宗播歸德大河失守故其祖得棄鄉北渡樂  
而家燕會燕薦饑嘗散居積以振之祖考之諱皆逸惟  
知其考字善甫三妣戴李南李實生公諱天祿字吉甫  
就傅讀書聰穎絕羣兒筮仕經歷工匠總管府以儒術  
飾吏事至元十有四年轉尹歷城未赴改同知棣州十  
八年詔發濟南傍近十路民五萬人濬交河以通海漕  
責公董役丞相噶巴齊臨治其上自春徂冬方十一月  
天寒水冰數言宜休役待春徵集不爲臨治所可及行  
堤見僵死暴棄則盡傷曰吾曹媚上急功使民凍夭如

是悉縱遣之民歡躍歸因彰言曰脫上見尤吾請身坐  
不以相及事聞帝大嘉異裕宗時爲儲皇下令升經歷  
功德使司尋改總判院官奉訓仍經歷二十三年官太  
中太原路總管爲纔一年有德邦民刻石頌之明年官  
中議參議尙書省參議要官非其才可以彌綸宰相圖  
回天下者不足舉其職又二年官中奉拜中書參知政  
事大德四年僉宣政院七年官資善同知江南行宣政  
院以三官釋門故于佛氏爲教信奉而篤守之慈祥惠  
愛多所及物有司政或病民如徙江浙巧工入將作爲

之授方使吏不得爲姦利居刺樂業而行輕去其鄉不  
怨焉宣政五年祝髮之徒安之以爲不繁出令以重歛  
諸山者惟公一耳拜疏于朝請畱者數十上至大己酉  
卒年六十三越十七日從葬西山其祖始卜之宅嘗稽  
後世官制貴賤與古反易古自一命至九命上公而極  
今則九品而進平一公起布衣積官報政與知院致位  
二品實古八命侯國之君非獨歲時有以加數備儀奉  
嘗其先爲子孫者亦得衣被休光以紆朱紫眞善大其  
門者一女弟同李出適士族夫人耶律氏次王氏劉氏

范氏索氏七男志惠忠懇慧恕億五出夫人惟恕王出  
億劉出六女四出夫人長適實喇巴哈三爲監州一王  
出一范出王劉范索卒皆前公夫人子其男女恩過所  
生至大庚戌翰林學士承旨耶律希亮曰夫人吾從祖  
妹也持其從祖兄戩鄂特之狀求銘公碑其辭曰  
因陵其高力半功倍孰與平地進覆一簣繫張之先發  
我庾餘則報于天如持左符實生令公始學自力迨其  
筮仕共工是厯後銓尹縣薄而不爲改倅棣州州用事  
治浚交漕海五十萬指自春徂冬急役未弛公憫凍殤

丞相不謀下令縱之擅吾受尤事畫上聞帝嘉曰果遷  
牧于并頌石瓌瑳尙書中書機務兩參事輒背馳資言  
指南出知宣政實司祝髮故于釋典得其津筏昔人之  
爲箕斂諸山今公之來退食閉關僧徒安之聞欲滿秩  
畱者抗章上凡數十可因灼見舉職之能鼎鼎宜其名  
舉位升卒從其先西山之兆勒銘隧首千祀有耀

少中大夫敘州等處諸部蠻夷宣撫使張公神道  
碑

公諱庭瑞字天表姓張氏其先臨橫全州人曾祖淵祖

士明以有功金初再世千夫長考楫皇北京都轉運使  
徙家白霽三子公其季也幼志不凡己以功名自許讀  
書力學經史之餘兵法地志風星卜筮靡所不闕旣冠  
宿衛憲宗俾從征蜀佐軍前鋒帥如所策戰皆捷會其  
陟方帥持兩端世祖斬之軍中獨忠謹公仍佐前鋒軍  
中統始元之明年詔元帥府全師戍清居賜金符俾參  
其府幕議合時未下直清居南百餘里虛實動靜皆可  
相聞日夜戒備柵漏塞罅敵無得乘加善綏懷所獲詞  
俘不誅全之小物利人慮亦必及中土艱蜀藥其地饒

橋課軍士之休役者曰袖手何爲其人日入皮幾何升  
皆庫貯之莫曉爲何以也視商旅有貧喪其資滯不能  
東者召以其所有畜來無問幾何蹄畜給一石皆感泣  
歸語父母妻子曰三相救我自爾相之名籍籍行路用  
兵開達以虎嘯山關渠江可絕二州漕塗詔公爲帥府  
先鋒使將五千人城之旬日而營壘儲備皆完以充制  
使夏貴集四川兵數萬圍之諸將勉宜速戰公曰無庸  
彼衆十我往則殲矣可遣間取援帥府須至爲圖今惟  
有分地死守以老之吾不爲主而爲客耶敵礮吾壁當

所皆穿築柵捍之柵連壞乃離柵爲堵虛本不築裂生  
馬革衣犬樹糜之令可去來礮至則偃已乃復植敵以  
城不可井必資澗飲泉出甚微下薪土實之公沸人畜  
溲溺釜中入土以泄其臭人日數合吻皆創裂終夜行  
壘至于立寐如是踰月援至不敢前公下令曰敵策吾  
怯不出必嚴外而懈內今與之角可必逞志分千五百  
人爲三夜擣貴營果大崩潰禽斬都統欒俊雍貴胡世  
榮等五人馘首千遺委資械萬計以遁公亦身負數創  
功聞加賚之澤舉軍覃焉授奉議大夫守高唐州濟師

襄陽始抽中民之家爲兵賦州若干百人恐吏出入爲市身按籍取其壯者與借衣仗尉兵權宜畀之編諸行伍敎以進退不相干越或曰足是抽數州責止矣敎之何爲公曰吾所抽兵比其啟行縣官或遣使或覆閱耒耜之衣不掩肘胷雖材賁有誰則信之其時畱甲退乙更逐紛紛徒自後期衣之兵衣韃弓手戟自足觀矣閔使至果惟曰高唐之兵精良敎民力穡野無萊田暇則使脩孝悌于鄉校豪梗戢縮盜去其疆鄰獄疑畱率咨平直大司農考績以治最聞遷朝列大夫濮州尹詔布

多方仍黜其殿者一人爲長吏勸辭之省曰如司農言正守職也豈敢爲勞且州非守獨爲上監下貳功則均功獨旌何爲不敢奉詔省奏併陞監貳廼尹濮御史臺賢之奏遷中順大夫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副使風紀峻肅吏重足立爲京兆者弗便也中之秦藩都漕公及夫人皆不恙入謝奉敎不謹都漕曰吾嘗憂汝昆弟泣官庸懦不足受任今居鷹鷂以擊搏見傷誠克舉之良子酌酒壽之庭臣閱其誣也爲避之奏徙四川屯田經略副使踰年以東西兩川各開樞府大徵兵圍重慶其



舟楫兵仗糧儲資取成都者十八換成都路總管而四  
川中書左丞李忠宣公德輝以王相理賦四川凡屯田  
征商與鹽茗木竹山澤之產民已輸而算未入官者皆  
蒐剔之事皆倚公以集一歲而羨衍彌倍以繼餽漕自  
餘學校農桑津梁陂渠府寺館傳先政廢弛者莫不興  
張蜀平升少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雜獠犬牙綿絡  
盧敘思播施夔之壤者五十餘種椎結荷旃將數千里  
統御羈縻枿其州縣繩削而碣門羌有偕婦女老稚入  
市者爭直殺人爲宣慰碣門魚通司繫于理其酋斲繩

橋止蜀商于微謀大動兵入寇篡之其司馳告汪忠肅  
公惟正以中書左丞行省成都問進討謀公曰羌俗悍  
獷喜馴怒逆其所性然由殺一人而遽待以門墻之寇  
小兵不能威大兵不煩興惟可遣使開諭彼雖凌信而  
昧理至撼以禍福亦豈有不同者耶忠肅曰無踰公者  
遂從數騎就塗前遣人曰吾至矣其相徯而界羌盛陳  
兵來公曰吾從數人而精備如何爲羌人蜀人舉天  
子民殺人償死一律治之今有司逮所偕來特使辭其  
見知情之所由爲援質耳非併盡誅之也而汝爲是跳

梁行省如以狀聞萬一赫怒徵近郡加誅而汝噤有遺類乎亦奚不薛之盡劉可鑒也何仍負叛名爲之續使壯士推首白刃妻奴人乎此宣慰魚通司碉門者宣言吾懼汝之妄舉而自孽也故越吾司而曉汝其酋率種屬羅拜曰吾昔者取羊生磔其脾卜之視肉理何食曰吉白馬將來可不煩兵公乘果白馬神語昭昭敢不惟命乃論殺羌賊而出所借卽日復繩橋還蜀商通市遂與約自今市者如故事無入碉門惟集郊關日昃而歸其酋等曰亦惟命又以民歲摘茗官收糴之爲局自鬻

公變其法聽民入券自與羌市令黎雅戍兵屯田自廩罷沔楊山江漕穀以免嘉定舟民覆溺都掌蠻反詔公以行省兵誅之公請罪止首惡無及非辜可之其俗惟善挾槍擲人而以過顙厚握松板爲盾自蔽已陳公馳馬射之矢出盾背半筈其種駭怛曰何物弓矢如是其力也遂捐兵屈服惟斬其酋達蘭雲輩十人再授敘州等處諸部變夷宣撫使後仍故官轉潭州總管浮舟山峽過南郡燧時貳荆憲相語曰吾聞是州戶滿百萬長足爲治而湖廣省臣方事腴剥禍賊變詐月異歲新吾

不呵之祇益罪耳不能爲也遂去之秦其前植業在樊  
柱者工田五千畝渠義谷水灌之雜蒔桑果可材之十  
萬根奴婢千指旣畀兩兄田賦歲下不以及兄羅谷八  
之其自取者惟城中一第與西郊之園百畝耳今歸每  
不城居徜徉輞川泉石間南直聖燈巖爲堂罟魚于淵  
奔鹿于山賓客過之畱飲彌日頗知爲詩嘯歌自娛凡  
居二年忽曰吾樂吾成都竹溪秦父老遮不能止時已  
疾矣後是二年當至元二十七年四月十四日卒夫人  
劉氏淑質懿行公所敬友及是偕其二子巘岑岷扶匱

還葬安西之咸寧少陵原都漕公之闕且爲書託山南  
江北道肅政暢師文以今集賢盧摯誌銘求銘墓碑摯  
之言曰公與仲氏俱名良二千石爲時所器期以公輔  
年位未究者豈以公年僅過其兄一年止五十七耶惜  
哉公孝悌忠厚深沈明炳朋友孤嫠有不能家必周之  
使可安以終身有妾慧艷若嬖之或告與人語屏所問  
之則曰吾父也召諸逆旅貌若甚肖叩其離兵失家歲  
月與曩聞同隱瘧且是公曰而民耶人役也父曰民爾  
曰欲得之乎對曰鄙人之來直以兒在公所不訪而識

之非人父情豈求俱歸公曰而女居吾家終不能拔列  
羣婢令夫人盡取其奩飾衣服署良券歸其父曰資是  
嫁之父子泣曰何以報公惟有繪像事之靳其壽考耳  
吾友勸農使韓世英歎曰以義斷愛人所難能其力于  
爲善率此類三子惟岑爲嫡二女長適李鵬翼次適某  
銘曰

維公自少期我振耀薄宦入臣入衛憲廟憲廟受臣其  
審其難一簡在心誠推用殫六飛之巡前茅劍外大旆  
攸經有順無悖方號賓天遭顧世皇佐戎清居屢摧斧

折虎嘯孤軍保新立壁飲血勸忠一逐寇十帝曰歸哉  
汝勞汝西其守高唐字我東黎鼓鼙之臣熟手威忍或  
于元元未善憂軫考績多方治獨最之誕誥尹濮俾長  
吏師俄貳秦憲旋蜀經略輟士矛弧授以錢鎛邊穀用  
豐就牧成都大兵圍渝十萬仰饋需急應繁無少豫暇  
朝聽之殷恒獨繼夜庸蜀平矣帝曰夔夷厥俗荷旃惟  
汝使宜其慰其撫節以華汝大狂兵之小頑訓語始猶  
革面久悛其心陸馬水舟相望獻琛晚移長沙羞姦竄  
輩以完吾前惟駕早稅凡蜀齊秦長民總戎三十維年

四稔居東人遠遙之在庭使筮其收爲庸寧已是茂我  
銘豐碑匪伊桓楹英風百世凜凜猶生

山南廉訪副使馮公神道碑

公以至元二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卒官朝請大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于襄陽燧遊吳會還過行臺廣陵得訃于故御史中丞魏初所遂出涕相弔後三年始拜其墓指桓楹誓曰公平生交友間文惟我怡者他日當銘是爲報子休復亦已敘所履歷見求因記前卒六年嘗敘馮氏三世遺文有曰以中議年五十九

卒官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故中順方年六十以同知臨海軍節度使致事至通議亦以同知集慶軍節度使六十致事三世皆止同知亦理之不偶然事之可異者公抵掌曰若是同知不善吾家耶吾他日有避而不爲耳今公之壽僅齊中議校所卒官廉副班序正與轉運節度同知者等六命四世卒致皆不逾六十嗚呼造物之迹人果可以意智闕耶中議中順通議爲高曾祖諱仲尹子翼壁考中書右部郎中諱渭世稱馮孝子公之先諱由通議築松庵崧山曰崧後更崧字壽卿童子聰

警于書博觀彊識賞于中書忠肅公許妻以季之子闕  
憤由貧試史征商屹屹自飭不盪華脩中統建元時年  
未壯入掾中書職奏事曹策識沈明得失先事曰從丞  
相造滕清光右部爲郎自丞相辨章而下皆友諮之父  
子並政法制未苛不嫌也人榮耀焉或讒禁中省曹多  
徒顯庸在列庭加汰擢公以風度修凝敷對有次畱後  
一故相長左右幕喜氣排人諸曹讐縮公不下之故事  
諸曹出皆總管判官獨抑公眞定轉運經歷換衛輝總  
管經歷官承事郎令眞定之無極事治考最換令洛之

曲周狀其簿貪懦黜之圍襄陽急發民益兵河之北公  
惟視丁地入中甲者戶抽一人籍之請託不行苞苴不  
入形勢富室施計無所凡竄名他役者皆出僚吏無所  
姦利其間江南旣一陞奉議大夫僉山南湖北道提刑  
按察司事換僉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事二境皆錯  
壤夷蠻人所憚行公冒阻凌歆瘴鄉蠱俗上下山谷至  
不可馬或輻以杖殆數千里刺舉周治簡削尤長官吏  
數百臺臣勞之移近畿甸換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  
僉事官市民物不輒與直責悉還之罪去官吏三百籍

沒昧賂且三千定霜摧電掣蠹朽皆折唐之監州諱發其伏逃訟于朝願列公實田湖陽三十頃禁殺日殺紆塗乘傳多燒驛薪不法十餘事詔御史問之無絲髮得抵其誣罪陞朝請大夫江西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未代棄歸尋仍前官換山北遼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疾辭行臺臣終日舉職風紀求歸者其私不可釋也擇其去家近在十舍外者以便之再換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命下數日卒僑葬檀溪之東筮仕至是三十餘年恬忽時榮退易進難數命皆家受之臨繁處劇暇豫

而集遭佳林泉野服佩寶璐鳴琴賦詩忘反移口觀所號雪崖亦可得其嗜尙已俸入盡于給故家之孤嫠與娛賓購鼎彝書畫故遺產不盈十金所標褻其閤甚高跬步恒以羞親爲心迨氣息奄奄猶大書松菴墓馮孝子墓雪崖墓賜休復曰各伐石表之阡亦自喜其善全歸也遺文千篇晚而筆力逾進辭多雄剛深古卑于文者不能句求凡再配前夫人楊氏卽忠肅公妻者今夫人王氏其母休復與休復母之兩致其道不知者不以爲前夫人之生觀行有家爲德如何女溫香幼三男孫

鶴齡龜齡彪齡二女孫皆下殤銘曰

公生自孱見靈奇也葱衡鏘然妙爲辭也人一善偏已  
兼之也其蘊淵淵介介持也其履平平循循施也入司  
奏牋出縣爲也同不俗牽異不離也責言言宜責事治  
也憲府所躔吏不欺也風行嶺壖江之湄也幾耳順年  
不云耆也厚夜長眠寤何時也聞之幅隕多舊悲也曰  
良弓傳子爲箕也柔木不弦世業卑也獨公青氈守不  
移也世德陶甄不外師也子于父田播其菑也父材楠  
榲子構基也有華蟬媯冠雙綬也與乃祖肩官醜夷也

皆不持銓袞職裨也豈天爲懸座右卮也不盈其泉斯  
不斂也信彼微權馮氏私也滹沱之川浩瀾瀾也苗胄  
必賢餘波滋也毋折楚筭以筮疑也麗牲有穿徵銘詩  
也

中書右三部郎中馮公神道碑

中統之元肇分天下爲十道道置使以宣撫之我先世  
父中書左丞公受任天平僚列聽自辟傳過真定將以  
公偕懼不能致乃踵門自起之曰天平地方千里戶版  
賦出將半諸道而寄治庸淺非得清厚和慎舊德雅望



如先生者孰與匡政令之不逮而抑其過先生負用世才不及見之太平有兆之時陰拱何施敢再拜以參議相屈公荅拜曰某學不切時無有可資吾相取者然不敢虛盛招遂就車行參議無幾時中書省召入爲右三部郎中我先世父以奪吾賢佐吾誰賴以爲理居無幾時亦去公在右部故相贈太尉史忠武公贈太傅文貞劉公平章趙公宋公張公我先世父及左丞張公大參楊公賈公尙書劉公稽古議制動見咨諏又其始至密院未闕憲臺未建尙書未分兵刑工三曹之事叢關繁

會決畫開裕于刑尤愼恤禁天下諸侯不得專殺罪人死者奏可乃論輯要合條付之法吏俾有持循獄成不輒置辟必疏其情文疑闕讞下有司緩須臾無死以冀萬分一朝或生之也遇于倫敗常者必峻治竟之羈縻之國臣或失對都堂欲詰其謾公言宜示有容不可苛明以懼嚮化以故于今之治文物燦然非夫人與有佐理中元力耶公諱渭字清父姓馮氏其先居定之中山嘗臣五代晉由齊王虜于遼從徙北京家長興遼滅來南系緒則自公六世祖可譜蓋昱生遵讓再世不仕讓

生金承務郎居泗承務生中議大夫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事仲尹中議生中順大夫同知臨海軍節度使事子翼中順生通議大夫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壁公之考也自中議而下三世比及進士第獨公由任子仕人疑其爲問則曰延賞及世自有虞已然厯古不刊如曰假以爲忠勞之勸是後世誅迫以利之術非聖人大公至正遇下以誠不忘先烈之義故其子孫不敢以能自致富貴爲賢而以獲繩祖父踵武爲光也自後世科選之法興風聲之相盪波流之相軋鼓舞奔走一世之人

使子孫恆有不藉基祖父可得自我之心甚失興孝天下之道近世惟程夫子仕由先庇我法行之上有稽先王之經下不絕先人之澤初掾尙書刑曹移掌機務後掾尙書省知選除金已蹙國一闕守者無慮數人懷告身致曠數考無所于任吏是職者人恒聚詬其短有見讎轍者公勾覈精密先後黜陟動有比依號爲允平出佐靈壁帥府李全聚兵楚州觀望前卻不一其操于金于宋皆未有屬帥遣公馳說之欲屬而軍受命卽行不爲吾身叵測毛髮計至則撼以大義陳譬懇悃其旨惟

在不可遺棄故君一言全未卽從亦壯其能使不侵辱  
善還之守均州軍事判官改南京右廂機察初金還汴  
通議將逾河追及行所在失公妣夫人趙嬴博聞公竄  
避梗棘茹苦徒行勤以事存哀以求亡通議感其志曰  
禮父在爲母齊衰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曾  
參以孝已殺伯奇放皆自後妻爲曾元不娶終身吾年  
今五十其達汝志亦不娶終身金亡侍通議北渡河崎  
嶇齊魯郊以還真定出則親僕御入則操井臼求釋孤  
臣亡國之戚不失故家素宦之習可旨甘其口體而夷

憚其心思者皆劬躬爲之日夕不去側立而坐休而出  
一命之須略不自遂積歲爲世不異一日戴白紛如猶  
爲孺子時也執喪奉祭哀敬兩致世多不字惟曰馮孝  
子化行閨門夫人事之嚴師也出與人交賢貴愚賤一  
接以敬別置白黑胸中故與學士魏玉峰內翰元遺山  
學士李欒城故承旨王慎獨今承旨王鹿菴最相款習  
讀書爲文不廢風雨寒暑節錄經史細及箋訓又蒐輯  
金代文章凡積若干百卷專經左氏春秋爲右部年七  
十曰吾家由轉運卒官年五十九故臨海集慶再世皆

六十致仕獨吾貪榮滿年格歸若後矣會子今朝列大  
夫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副使帖自省郎出令無極曰  
吾祖臨海爲是吾獲從養于是天之私我多也平生曉  
行衛生法年八十二猶神形精彩動人以至元庚午閏  
十一月十有九日卒無極寓舍還葬真定三橋里之南  
原通議之兆文有常山集行世凡再娶前夫人王後夫  
人師金尙書右丞安石其從祖父帖母也孫休復男曾  
孫鶴齡龜齡二人方童女曾孫一人尙穉後葬之十九  
年當二十五年戊子帖以公未碑棄江西憲副舟達襄

陽六月又蒙暑入鄧示燧所自爲理辭白以先人與而  
先公相好爲故人今繼室汝姚氏甥爲媵銘先墓碑非  
子誰義爲蓋朝請先夫人楊今夫人王其父詳議諱德  
溶我姚氏所自出之離孫先世父昆弟叔視之夫人燧  
姑道也用是不辭銘曰

維斧鉞威君之所司奚取于臣人牧專持用誠允明猶  
屬僭弄矧肆師心刑典不奉中元乾綱旣收旣張有罪  
我在敢越奏當公時用獄上體帝德疑昭枉信情狀已  
褫宜刑于辟宜亟徐之恩澤涵柔或幸庶幾輕平匪寬

猛匪深害今三十年作則攸賴古曰仁人利溥一言矧  
士弼教出治所原又曰仁人立本孝子反覆揆公終始  
良是公孝越俗格父之慈弊齒寧鰥矢不再妻曾元以  
還兼公而兩清風在碑無期將印

牧庵集二十一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懷遠大將軍招撫使王公神道碑

王彥弼方總管南康過燧舟中曰弼老矣將委印歸畢  
先人墓事出故人監察御史商琥所狀曰他日必求徐  
大參琰劉集賢因與燧三人一人銘之足矣劉集賢亦  
物故徐大參遠莫相及且弼嘗事汝先世父左揆公東  
平故惟君焉請又曰自弼及與君友二十二年別君者

幾二十年不于是焉卽求以待他日具禮備數而走三千里之石城恐彌暮塗雖倒行無及也燧曰昔司馬遷述漢傳皆蒐訪舊聞與遺老之言爲之蓋職史者宜然非必其時功臣子孫一一求見而始援翰也燧文劣下固不敢自方先賢而其職亦太史也今而曰先左揆門者其可讓爲謹按王公諱興秀祖忠信考濟皆農蠶之博野宋村我太祖始加兵中原圍燕不攻而坑中山蹂山東河北諸名城皆碎已策金不能國可必滅也自將征西而畱太師國王穆呼哩徇河北未下城邑其年徭

王弒宣宗立南踰河都大梁兵興民旣困徵求之繁餽餽人畜雜死道路至不賴以生有遲我元兵者曰敵勢饗來耶亦有不自吾令特誅其後服望風畏之不敢至者公聞兵將至曰丈夫生三十年而勞苦未耜屈壓極矣今已委身餌敵暴骨草野且吾君已棄民民尙誰死哉吾有自圖富貴耳乃以是撼三十餘村之民汝幸從我我能活汝乃將壯士數百輩出蠡疆迎兩大帥萬戶劉伯林御史大夫蕭公降帥善其來與之幟曰張汝之鄉我兵自斂戢不汝侵也大兵及城城方力完守具礮

牛屋集 卷三 十一  
死蕭大夫兩軍憤厲一鼓屠其城無噍類遺而三十村  
無毫毛傷者兵去而艱食民死相藉公舊富粟地藏盡  
發以廩餓人又假爲種責其力田作以繼餬口又築屋  
數十楹以居病俾醫煮藥其間時其衣食所活又甚多  
以從師王徇地大名東平益都功陞新軍千戶又陞萬  
戶從師王朝太祖京師漠北時恒山公武仙壁真定西  
山滄海公張福柵信安水中授懷遠大將軍招撫使賜  
金符令招之僅得兩公潰民令散居祁蠡深三州種紅  
花紫草以供尙方織局後由諸侯王及功臣家爭遣使

十出括匠天下劉某以大丞相行尙書省于燕亦遣公  
括祁蠡深三州匠爲局使公監之先是常祝天曰吾遭  
此大兵未嘗妄殺人死者活之饑者食之藥其疾而矧  
其不至未嘗不力于善也而天報施我者使五十無子  
何獨戾耶明年彥弼生至是告老以彥弼襲職彥弼能  
譯言嘗屢使憲宗朝少尙氣任俠其友不幸得禍彥弼  
願堪匕首仇人之胸幸自屠死不悔友止之中統建元  
我世父宣撫東平召至監米家倉變陳惡爲白米八萬  
石授提領東平路鐵冶右丞相薦之平章塔爾禪公後

牧庵集 卷三 十一  
姦人多竊馬私互市朝廷議其禁始置潼關大洋孟津  
中灤三汭等所以及徐邳八提舉俾司糾之凡乘馬南  
者必視其傳平章首薦彥弼可任我左揆亦譽曰吾知  
斯人有敗則咎余平章言是以奉直大夫提舉潼關十  
二年公亦從養關下以至元六年三月八日卒歸葬祖  
塋夫人張氏年七十三前公卒子男三人彥弼所至事  
治發姦人爲起三百餘闕下得省參費正寅連謀宋書  
論誅如法關南禁溝高有支渠久堙其源公割俸瀹之  
至今蒙漑利者二十村再換中順大夫黃州路宣課都

提舉民不苛擾而額亦溢再授知安豐府今以少中大  
夫總管南康治皆有迹仲彥柔季元柔早卒女一人適  
李信生子讓與一女二十而寡誓不失身爲夫子羞子  
今亦官于朝事聞廷臣節之聚土旌里門矣男孫三人  
元德忠顯校尉金符海道運糧千戶元慶忠顯校尉安  
慶軍總把幼年恭女孫五人長適榮祿大夫平章政事  
史弼次適江西同僉樞密院事陳柔次適滌之六合令  
董仲次適里人薛某幼在室男曾孫四人二早世二幼  
女曾孫四人亦幼評者謂史行部與公皆以鄉民迎降



太祖史氏自太尉與諸子孫將相五人而公之子猶調  
常銓總管下路何其厚薄遼邈不相及而兩女孫之夫  
顧皆將相將天移報公德他門也耶誠然亦理之未瑩  
者燧取銘之銘曰

觀先漢臣陳餘張耳耳終事漢餘中畔棄耳有趙王餘  
斬泚水天方與漢能與者昌天與仇之宜旋踵亡效于  
計數一軌千古今蠡爲州中城外鄉城捍恃強噍類悉  
戕三十維鄉公樹降幟豈獨室家鷄狗完遂人曰是謀  
王公爲之孰是吾鄉司命寄茲旣全而兵又廩而餓又

勸而稼假種耰播有疾與貧我屋其居于父母邦推愛  
何如止官懷遠惟富其壽年幾九十一世誰又而其再  
傳而子而孫金紫垂躬常銓一門兩女孫夫顧皆將相  
移報他門非天莫諒維天道遠人迹難知其張其門或  
在異時螭首之碑有光前兆琢銘昭昭來世爲告

鞏昌路同知總管府事李公神道碑

公諱節字子忠考諱松金寧遠大將軍輕車都尉隴西  
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由鞏昌府僉事遷其府判官行  
元帥府經歷妣夫人高氏從封隴西郡君祖珪以開國

貴贈隴西伯妣夫人某氏太君曾祖槩氣服其鄉鄉人  
曲直不愬有司求聽其家高祖澤而上不可世也其李  
姓隴西人者或曰猶漢將廣之苗胄公生而剛明其尙  
氣俠得賦自家長知讀書曉習法律遭時艱棘以戰勞  
自敦武歷忠勇忠顯三校尉既官矣復慨然曰吾自求  
樹立如人曰吾薄門功何始卽吏部取廕試律射皆入  
等出身奉班祇候監華之渭南稅未上行省開闔平涼  
開國爲奏差經歷鞏帥田瑞欲異圖乃閉壁錮人出入  
是日公乘夜縋出走平涼上變及官軍至故便宜都總

帥隴西義武公汪世顯時爲門將開壁納之縛瑞置法  
公以先事發膚功轉會州軍事判官超鞏昌元帥鎮撫  
都彈壓兼照磨加忠武校尉便宜都總帥府鎮撫軍民  
都彈壓天兵已殘陝西完顏仲德行省于鞏招集熙河  
慶陽二十四城散亡將卒數萬移鞏治依險壁石門山  
知麾下元帥義武忠壯可倚時節至其家拜事其母無  
異生己金社將隳假義武以便宜都總帥身將三千人  
東援道敗之餘纔三百人達汴金主已播不至家追及  
于行說令西駐石門因秦勁兵以圖巴蜀不聽走歸德

走蔡自經死仲德赴汝水三百人皆從死惟十二人爲  
謀勢今業然石門日夜望吾東音計今日卽徒死無益  
必歸爲報十至秦州爲秦所止二人越去語鞏時秦帥  
鈕祐祿已不受鞏命自爲行省顧檄義武來計事開國  
謂義武無行請身往嘗從公旣至彼以失乏軍興錮之  
已誅數人開國度不可得脫死呼公前曰吾書爲賊誤  
語置枕下卽自經其帥欲併除公賴賂珠其妻免始從  
喪歸葬之郡東原未卒窆聞敵且至眾悉散去公曰吾  
寧蹈死白刃不忍做坎不掩暴吾先也竟卒窆去敵旁

午馳終不至瑩義武孝之俾龔開國帥府經厯蓋甲午  
正月金亡明年十月其府猶稱天興義武集將佐曰主  
今亡矣誰與爲忠人以羣盜遇余率軍民萬家爲口十  
萬來降皇子奎騰義其後服曰爲臣能然何忍罪戮仍  
官以便宜都總帥凡其前所節度二十四城還受節度  
公亦仍便宜都總帥府經歷始去險就夷還各城居官  
舍民廬皆剪荆棘斬蓬茅爲之使人父子兄弟得以休  
養生息至今西土種族殷繁誰之力耶尋升鞏昌府推  
官訟清賦平再遷其府判官帥從大軍歲入伐蜀責使

繼餽雖千里數石不能致一之地不匱功超僉兵馬都  
總管府事俄權同知兼便宜府經歷方年六十忽不仕  
而樂礫石山水爲墅其間號蝨窟老人不踐城府絕口  
官事樹桑及他可材之木若干千章奇花珍果埒是惟  
樹松二十四不多益也疏泉列石幽蹊危榭人之至者  
瞻眺忘歸如在物表時與老佛之徒研思丹方奧典如  
不足日故舊或過必烹羊擊豕劇談縱飲厭醉而罷來  
者共席不賤耕樵年八十三聰明輕矯不衰壯時登樓  
上馬不藉扶掖几杖非不御不設也一日疾子孫問焉

顧庭筠等言汝兄以喪來其以爲言奴婢數十家吾食  
其力久其民之以至元甲戌冬十二月三日爲詩而卒  
計始爲墅實二十四年或曰二十四松蓋前計所止年  
也明年三月甲申祔之襄武郡東原先塋二夫人陳夫  
人前卒二十年繼夫人王前卒三年三子庭玉今資善  
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庭筠鞏昌路兵馬副都  
總管僉鞏昌府事兼便宜都總帥府經歷庭堅便宜都  
總帥府鞏昌路都總領二女一適鞏昌路都元帥兼權  
便宜總帥汪翰臣一適魚温內外孫男女合八十九人

曾孫男女四十六人平生篤于人倫妣夫人高卒事繼  
妣楊夫人不知爲非其出及卒遺二女俾陳夫人子之  
笄未歸者厚其資賄嫁成州武亨在抱者撫至成長嫁  
帥掾南汝德又嫁弟忠孤女鞏昌元帥府參議都總領  
嚴孝忠弟賢府判平官其子至鞏昌都總領庭某壻劉  
氏夫婦皆卒又撫其孤女嫁帥掾張珪後庭玉自蜀軍  
中歲一再或一來覲公不善曰古人以戰陳無勇爲非  
孝豈可以我故輕去而軍且吾所以甘伏田畝樂之終  
身而不悔者以汝及功名之會有舉取之才必張吾門

于他日孝孰大是若晨夕侍傍不乏致養則汝弟責勉  
思吾言無以匹夫親親爲心故庭玉一力邊陲最自質  
子至將相凡六十年崎嶇巴蜀甘涼之郊隳名城摧堅  
陣徠僞臣禽逆王與斬叛將小大之戰四十爲時勞臣  
又善謀畫以世祖之聖能受盡言而不罪人至入告大  
計諸侯王猶苦于扞格自餘老成顧問之臣日月至前  
如承旨王公一哂其聽雷霆之威幾不可霽而鼓鞞之  
帥遠闕廷數千里數歲不一至焉從容片語回軫聖慮  
于十年之後而得開可由何道哉豈言適其時不泛不

迂而切事情然耶亦素諒其忠也書之言曰啟乃心沃  
朕心尙其似之此二官之篤其眷者嗚呼有子哉銘曰  
善爲塗行日昃而息所以再程不寤其力卽小而喻公  
焉似之謝仕未衰豈年是期無稱平生日託巖穴徒與  
草木腐泯爲匹思公荷戈逐逐羣雄四顧長嘯橫厲雲  
風事揆義爲不罪于教語臣而忠子職已孝人紀立矣  
爲榮斯多人爵崇庠我謂斯何爰樹礫山蒼蔚阡陌匪  
利斧材惟以種德責報其子捷于鼓枹曾未卅年將相  
身都有不話言言而旣績惟不授事授靡不力嗟今之

人或難其全不難令終而難令傳公兩令之桓銘斯琢  
于礫之山式配吳岳

少中大夫靜江路總管王公神道碑

敦武校尉衡之鄴縣尹天錫手事狀拜而言曰先人少  
中大夫靜江路總管始從事故宣撫張子良公于歸德  
實先生族姑之夫後以掾事先少師公于汴則天錫今  
請匪直以先生銘賢公卿之墓之多而來以先人兩公  
故吏有好故也則昭諫墳道者捨先生奚託先生亦奚  
其辭燧諾之曰子言良是而先公及識之爲序之曰維

物類集 卷三  
王之先天平人會祖而上逸其諱祖鎬金泗之虹縣丞  
考瑀皇大將察韓署爲睢州軍民長官初大將嘗徙淮  
南某州降民于睢以其家涼再西徙于涼而奴之爲其  
總管李侯訟之大帝潛藩爲下教正之還民諸睢長官  
所領實是民也公諱均字閏夫幼而惟儒之師長學吏  
事流輩以爲能性倜儻自許不凡每恨枳棘非鳳鳥所  
巢知者奇之惑者笑以爲夸也歸德鄰睢金季宣撫公  
自范陽將其部曲奔泗州將楚姓者憚其驍傑與一軍  
多冒法難馭謀殲之宣撫覺一旦大閱戰士率其徒十

三人突入斬楚併其軍徙泗民四萬歸德中統之元公  
始從事是府至元五年故左揆劉武敏公開用兵端于  
襄陽詔集天下兵臨之制寵武敏漢軍都元帥專將其  
軍其年又詔先少師開省于汴足其餽繼明年擢公掾  
省九年公策撼武敏中合機意爲奏官以從仕郎其帥  
府經歷金符故丞相史忠武來莅師明年襄陽下奏官  
以襄陽總管府判官十三年詔以湖南戍軍多疾恐坐  
不習食稻俾公舟粟若千萬斛如湖南故丞相阿爾哈  
雅所明年丞相奏官以奉議大夫行省左右司員外郎

特用集 卷三  
遙知慶遠府又明年升朝列大夫左右司郎中皆仍帥  
府金符十年升中議大夫永州路總管二十有四年升  
少中大夫靜江路總管二十有七年龍集庚寅夏五月  
二十有一日卒雷州官舍年六十四子天錫迎柩歸葬  
襄陽漢北古城後十一年始具碑墳道嗚呼概公平生  
遷七官未嘗一遭暇豫掾省則當徙河南汴梁之民屯  
田唐鄧申裕嵩汝六州之郊經歷則晝夜介胄虞敵行  
壘判官當詔故太傅巴延公將數十萬眾南伐大集啟  
行襄陽公位府末屬軍旅百需朝出而夕責成其躬徵

呼之煩有窮日不遑食者當西南五十餘州新下而宋  
餘孽兩王僭號海中遠則廣之東西瀕海諸州近而衡  
永全潭之屬縣江北黃信陽皆袒臂和應覬受僞命以  
自爲名賊殺長吏平民據州縣壁山柵水負嶮騷亂者  
在所千萬爲羣鉏鑿底平公爲員外置同正其安集之  
方諭信之言撫綏之使旁午于塗幕畫居夥功升左右  
司郎中之明年兩王死丞相加兵瓊崖儋萬海外四州  
畱後造舟鍛刃饋糧一切供億靡不皆集爲永則前政  
當周龍張虎剽殺之餘長吏利之根株深治以取賕售



公繩興事者以法寧謐而休息之州民與儒爭蒙其德  
狀其治于省數百輩隨有日本之師賦造海艦皆取材  
于民而促其期艦發矣犯法臣平章省復覈有司侵牟  
爲計局資償之徵斂戶及爲靜江始是郡由抗王師拔  
而坑之官寺民廬一炬盡燬惟婁鈴轄將所部二百五  
十人壁月城丞相小之而多其忠曰是何必加攻抽兵  
衛之視其終何爲也逾旬婁奮身前行曰吾甚欲降如  
苦飢何苟惠賜之食惟命乃遣牛數頭米數斛壁下一  
部將開門取歸復闔吾兵自上瞰之其曹分米炊不待

熟牛鬻牛瞰之立盡飭其曹人擁一火礮坐然之聲發  
如合數百疾雷爲一城土震落烟燄蔽空吾兵有驚死  
者火滅骨盡無圭撮遺亦死事之奇哉迹是可灼其爲  
新造之邦之民也又會再詔皇子鎮南王再征交趾民  
懲前困皆捨業而逃十室空半省檄公身至海北十九  
州督餽擔負遠向者無慮千萬夫軍不匱儲又持詔料  
民海外凡四涉鯨波得戶增多其舊十有六萬省又爲  
計局責償料民侵牟而徵斂滋酷凡是數者皆取民怨  
仇人循墻而走者及公爲之不驚其威而事功立馴難

事之臣而使辱不迨已其才長治劇將順何如也舒嚙  
氏遼之貴族世連姻帝室由金譌爲舒穆嚙夫人舒穆  
嚙江漢萬戶老格之孫暉塔罕之女萬戶圖嚙之姊也  
婦王能顯家政公卒而門戶益樹立雖天錫一子與婦  
孫宣慰女甚愛之者嚴于教勗不少借以顏色俾以廢  
及天錫尹鄴縣亦确确其艱哉內外姻戚皆服其寡而  
有操公元配楊氏續盧氏卒葬盧兆盧惟一女與今三  
女皆他夫人生子如已生一適某餘幼銘曰  
惟茲下民陰隲者天或闕而貧或華以綿世之信之如

寒與暑其未逆知不一方所而獨于公始終西南由宋  
而汴而襄而潭而永而桂極海之外一遠而宦一振以  
大古九其命今品反之九命無從九品則卑公品登三  
實古命七州牧侯伯其揆歸一澤俾及子吾元之仁七  
品官之鄴尹發身何噏于生何憾于死文以列功碑漢  
之渼

平涼府長官元帥兼征行元帥王公神道碑

王氏由宋敦武將軍嘗令鳳翔之岐山卒官子孫遂家  
其縣之姜村大父世昌業金進士舉父大用以材武爲

千夫長生公而卒公諱鈞以幼名戚七行爲孤童子時  
鞠于季父大有所已犖然有立志長以俠聞自令而下  
一縣之豪無不與之遊甚爲季父所知期以克大吾家  
會我元加兵關中其視大城堅陣不啻驚風怒電之摧  
枯振落覆之如此其易也幸大軍去而羣盜復起岐雍  
之郊百千爲曹以剽發財粟爲業及旣殫亡無所得始  
掠人爲糧于時行省開府長安累調軍誅之不能平長  
安路絕而生齒益耗矣公倡集鄉兵萬人自將壁拙山  
後移壁三稜堡偵得賊巢窟縱奇擊之禽張嵩北山斬

安和扶風遣辯士說降梁七舅弟乾州臬楊政馬超山  
礮線張汧陽併將其衆上功幕府遷都提控再授鳳翔  
安撫使行省棄關中而東乃移所部與邠涇乾恆數州  
流民復鳳翔繕城郭闢田野爲戰畊具劉咬章自敵來  
歸麾下多謀殺而取其財者公壯其來發卒衛送入汴  
由是汴都方聞關中城邑猶有未盡沒敵者遣問使懷  
食符卽拜鳳隴元帥壬辰大蝗饑移民就食秦州始與  
今左丞公之祖汪便宜義武公合力拒戰甲午金亡明  
年迺下我元義其後服釋不罪也俾將所部從伐蜀自

物類集 卷三  
三  
効其年鈔沔州拔大安軍明年破成都入其郛其年入  
覲以功賜金符仍故官帥隴州明年陷遂寧明年襲萬  
州戰皆捷又明年由鳳隴元帥改平涼長官元帥兼征  
行當弭兵之初平涼之民披林莽茨屋以居者無百室  
食半蓬稗故部曲聞徙鎮皆扶攜老幼以從歲中得萬  
家明年再從伐蜀再破成都虜其將以歸先朝駐蹕六  
盤山平涼實近郡供億之須使者徵發旁午一日數輩  
皆取給其家後賦入粟沔陽率十而致一皆不忍征之  
民爲代輸三千石故二年闔郡帖然復亦由此故比他

諸侯家至今爲甚貧凡在郡二十年請老于朝以子贊  
襲職又八年當至元丁卯春二月五日卒年若干其年  
四月歸葬岐山之先塋數百里閒輜車所塗民哭之如  
失其親戚爲位以祭者萬數問之則曰吾屬皆昔見活  
于公者也夫人李氏同郡著姓前卒子二人贊某官由  
知平涼府轉同知安西路總管府事方爲之資授室而  
卒男孫二人未名公以不及養先公喪之終身四十年  
不御肉授官必推功二弟初爲鳳翔安撫使拔珪招討  
使琳都總領後爲平涼長官元帥兼征行又引珪代征

行琳爲副帥陞郿爲州復以珪兼知州事雅善岐山令  
進士劉繪相失兵間及開帥闡繪爲民洛西宋自襄鄧  
並西山出兵爲劫居者屢急公爲具車馬踰三千里迎  
盡室以來敬事而歡奉之數年後聞定乞去固留不可  
厚幣歸之若是者皆生資篤于倫理不待學能者也大  
本旣立其他聞人父子兄弟虜于人必捐金購之以全  
其天屬得蜀士則延致幕下俾有食以仁其妻孥又其  
稚也銘曰

遭時之艱不武有力可以服人人則見役大兵之餘梟

狼蝟生膾脯視人何忌不行公憤以歎高呼右袒義而  
從者旋踵盈萬梁氏弟昂嵩和政張兇饕幾時身膏斧  
斯大慝旣殲黨儔謀我有以惠徠用烏不可汝饑然耶  
我汝煨煨寒切汝膚我有衣裳人人奮激昔迷不又恣  
公使之公令敢後滄海稽天精衛所仇誓銜木石以絕  
橫流金亡明年猶用其正元輿一軌來方請命從征庸  
蜀疾戰先登奏功軒墀稱之曰能金節命書擢長帥闡  
萬室通都棘茨起本使不授館至卽我廬賦粟遠輸我  
牛我車種德在人淪浹皮骨年胡可長名則不沒矧子

肯堂有文而才務昭乃先未艾其來于岐之陽于渭之  
涘琢詩穹碑終古之視

牧庵集卷二十二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榮祿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游公神  
道碑

公諱顯字子明以至元十有九年拜榮祿大夫江淮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明年夏四月二十有一日薨于  
位享年七十有四明年十月二十有八日葬汴梁祥符  
縣之西鄉後是二十有三年當大德丁未其元子海北

廣東道廉訪使永錫俾其猶子偃自汴而郢持故翰林  
侍讀學士高凝所次事狀以墓碑見託熈徵而敘之游  
世不可遠本考逸其諱妣呂代之崢縣鉅姓歲爲羊裘  
三千以衣寒者傭工饒平太和嶺石路艱崎步輶售直  
白金爲兩五十又代石橋崢水以通夏冬閔漲病涉鄉  
民惠之目爲崇善老人天馬南牧金宣宗播汴徙君許  
之臨頽東皋卒葬其地歲壬辰拔許公隸大帥巴爾斯  
巴哈帳下由是善國言俾經歷其府事後同千戶鄂烏  
蘭從諸侯王南征破金商鈔房禽何太尉襄陽下帥府

版爲副達爾噶齊軍將劉儀段哈雅實克叛執公送建  
康太尉劉石河言其材武于制置孟珙會珙移節于鄂  
遣石河防秋淮漢公說珙求爲前茅遂得俱北將及隨  
興田僧住二騎夜遁豺虎縱橫出入林莽瀕死數數及  
鄧之新野適鄂烏蘭巡徼相顧悲喜偕至大將察韓所  
爲驛致龍廷歲庚子入見具陳思主棄妻子挺身來歸  
及自建康抵鄂州軍鎮戍形便兵食虛實我加兵誅可  
以必舉太宗喜顧邇臣曰若輩曾微一言及此因嘉歎  
公昔太祖由一回鶻迎降賜以羊馬授之璽書從其所

爲人無誰何卿自脫敵死間關以來又非其所欲賜白金五萬其兩用之有竭其封襄陽新民二百家世爲佃民加錫銀符錦衣二襲亦授之璽書從其所爲人無誰何歸率是民復堰鐵拘壅湍水爲渠溉稻田千數百頃人賴其利後宿衛憲宗制授金符以爲大帥布拉吉達幕長且行賜之酒辭帝曰卿辭朕前將飲無人所耶公曰臣何敢面欺今旣効死軍前請從此十年不御歸至鄧大帥軍漢北敵壁間寂無人開門拔幟招諸軍進及帝自將伐宋謀由蜀入兵及散關公諫巴蜀水則江流

悍急陸則陟降山巘舟車皆不可施利饋繼甚艱六軍出此恐非萬全之策不若取道關東夷途直臨江漢世祖時方淵龍帝曰左方之帥朕已付之業已至此其有時宜卽彼言之歲戊午也明年世祖已禡而南追覲于蕩陰教自今凡所欲言指故平章政事廉公時以宣撫從征偕以入告大軍至黃陂賁中書納罕資取敵舟公言斯人傲忽于事恐旣集者不嚴守警將復散走而果然俾公治別帖萬戶戰舟而篙師不足公曰江南之民居多瀕水無不能操舟者盡前俘壯士立兩幟下令能



有否左得九百人遂濟江授之銀章行宣撫使世祖正  
位宸極中統之元制位中書左丞大名宣撫使張公仲  
謙下明年代張公爲使其衰辭曰割愛就義遇敵有功  
處已端方臨事敏給又明年李璫反盜據濟南張公撫  
訟公嘗通書璫帝謂近習游某豈爲是者鷲禽爲狐所  
憎然耳及籍璫家而書無有勅以訟者付公聽其甘心  
其人亡命踰年公召至其妻子曉之令出保無他也其  
人膝行于庭祈死公曰吾誠爲是汝言而可吾所無有  
而汝言然汝爲妄人且勅聽吾甘心則生死惟吾其忍

汝殺如昔遇之公以平賊入賀進宴故事非宗臣國人  
胡牀不入宮門殿坐皆席地不設榻侍宴不稱觴至是  
公請稱觴制可之後賜黃金盈斤他日帝燕坐虎帳方  
止人入公至爲衛士所訶爭呼于庭帝曰是非游某聲  
耶召入詰曰何爲而然公對臣將有請爲衛士所遏不  
知疾言上徹宸聰罪當滅死帝默久而出之裕宗時爲  
中書令樞密使適至復召之入令盡所言對以臣聞將  
改宣撫司爲宣慰司且司者官之名也使而下官之人  
也由所官之人非才事故弛而不治何關乎官之名今

物類集 卷三 四  
雖變名宣慰不求惟賢惟能任之仍夫宣撫之人猶惡夫鼓不鳴而新其枹聲豈加大哉因歷短諸臣無少借隱帝顧裕宗曰汝他日求可眷倚者須此輩人至元二年進嘉議大夫益都路總管兼府尹未幾改南京路總管兼府尹四年改大都路總管兼府尹公以乘輿歲來居冬其諸時穀食馬藁秣諸物和市之民直多不給爲所司盜有豪宗鉅室田疇連阡有恃不輸中下之家率反戶及公則以物力多寡差賦之直已無所漁牟敢有爲舊驚猾者悉論如律民力紓息其半賜楮幣五千緡

入言左右兩丞相安圖巴顏二大臣者一居中書其事足治宜分命左丞相爲樞密則六軍之政將日齊肅于前制可以巴延同知院事六年授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八年襄陽用兵之四年改總管水軍萬戶創石困七于漢中流以絕敵舟馘圍之兵于改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皇子安西王國秦未至公見之六盤順聖皇后賜金帳載數十里用事臣欲置憲府奎鈞慶賜之閣憲副張庭瑞不受曰汝總管自有府其節彼以置畱車一夕用事臣讒其不恭銳欲深治力陳辯且責其人霰

珍罷右丞相入爲大官人有事于者斥曰吾守大金幣者他非所知汝王食官不師此而行乃越職沮撓風紀或帝聞之謂王弗戢左右也王雖不善以受知列聖身見其摧大臣于庭且聞帝託裕皇于他日者庭瑞由以得受輕罰二巴延濟江下鄂帝曰游某曩者曾事列聖于朕前策取江南熟矣非直能言亦能爲者今聞濟江而獨不與意必熱中其召以來授前軍宣撫使大軍臨蘇州公從七騎薄城呼曰我游宣撫也來曉告爾州將丞相奉詔督諸軍以平江南誅賞精明其早自來歸取

富貴比他州將不然梯衝一樹則加誅後服爲屠常州續耳無殃生齒數百萬也王安撫卽以城下公身至坊市集吏民諭以天子仁聖威德軍律降城不誅其安爾室家無恐或持金爲謝曰吾非利貨爲者授蘇州宣撫使遣人四出招來逋民凡得十三萬家貸倉穀爲石百三十萬爲種于民約秋熟償官及期民歡輸之無少折閱十四年授中奉大夫浙西道宣慰使杭民聞來相語曰吾屬幸哉善撫安蘇州者游公至矣明年入覲帝幣蕭牆俄帝輦至顧謂之曰卿老人宣力良多一日俾坐

胡牀持杖指使宮門何事不集其日入宴坐賜之榻輟  
大官所上飲食之後疾遣尙醫持藥衣白貂裘皆殊恩  
也疾已入謝言江南賴陛下神武文軌一矣惜往敷宣  
聖化者不稱任使敕語之中書其年國人爲浙西宣慰  
使者死省奏以國人嗣爲上曰游某非國人何且指盜  
殺臣爲平章者曰是不可居汝下者豈可久使亞人明  
年授中奉大夫中書右丞行浙西宣慰使又明年用兵  
日本江淮福建湖廣之兵將十萬眾皆齊集資食于杭  
凡廩米八十餘萬爲石又造海艦若干百艘材不足于

用勸富民佐木皆酬其直又鍛治甲仗一令之下星火  
不喻其急動以失軍興緩制敕從事其堂帖無如瓢木  
弩莖刀皆預爲千事盜殺臣益忌乃好言入聞游某高  
年當以某人爲使少分其勞實欲遣位公右上方召其人  
至曰游某老人汝可父事其欲位汝其下三四何所惟  
其言從十九年是臣見殺于盜其姻黨貪墨姦竄上盜  
公帑下厲齊民者諸不法皆露而東南新國尤罹其毒  
公爲鉤考惟是一省徵贓四百餘萬爲緡明年明州民  
饑貸米石五萬餘約償如杭及再用兵日本詔軍興百

需責使供億其時已疾猶支持視事尋薨于揚州官舍  
斯其所履歷措注寵數大者自餘其敏政如尹京日必  
待命于庭秉令中書乃歸治府雖事叢至其前必決一  
或然火達曙不得家食則必取之市霜雪寒慄至宿于  
野與造海艦于杭役場達城二十里比曉已至督視竟  
則聽政于司夜必二鼓方息其恤孤獨或爲人所抑則  
不大聲色响响導使盡言事雖無迹計數以求必得其  
情其推誠感物如南京盜數人竊戍軍之馬于律當倍  
其償軍迫南征爲先假諸公帑同署者難之公則曰過

則在余不及諸君與之期曰縱盜歸取之家如言而反  
悉輸之官受罰不訐爲杭生獲荷葉浦賊周先鋒輩四  
人公曰堂堂宋室國家取猶覆掌鼠子何爲皆官以巡  
檢給衣服貨財遣之曰能與而餘黨舍賊爲平民惟汝  
反面叛歸亦惟汝旬月招其黨傾其巢窟牛天王據海  
島官軍加誅積歲不能平公惟遣象山僧往說之乃與  
之偕來凡此皆事動天聽者也三夫人張氏趙氏完顏  
氏子男四人永錫永祿天祥永弼永祿知延安之綏德  
州天祥入侍裕廟于東宮與永弼皆不祿女六人長適

陝西行省男趙某次適提舉男路構次適襄陽路總管  
馬國璧次適斬黃等路副宣慰呼圖克岱次筭而天季  
適史太尉忠武公孫知安陸府史熾男孫四人偃億倫  
撰女孫二人長適提點奉宸庫瓜爾佳思政幼在室男  
曾孫三人元嗣元偉元暉女曾孫八人銘曰

在昔英文名城判分爲開國臣賚其庸勳公時還南首  
策平宋克沃帝心顧曰禁從咨汝如林孰爲斯言斯猷  
宜同功勞位尊其封襄民爲家二百其世有之尙力是  
獲定憲二廟守而不渝歲賦名城天府尙需獨復公家

盡私其有雖儲千金富無此厚英文富之世祖貴之在  
笥衣之玉食饋之位亞人臣龍光匪夷自夫壬辰迄于  
乙巳五十年中高明及此謂非人豪謂之曰何概其平  
生庶善則多惟列聖知無是爲大爰筆之碑永白隧外

金故昭勇大將軍行都統萬戶事榮公神道碑

大德辛丑燧持憲節使江之東其明年袁之總公榮顯  
祖書遣屬吏聶復禮王政致父都漕君之與其同官題  
與別駕喬簣成季仲和及江西憲僉郭貫行省檢校閻  
宏之書爲先以龐太史詠所狀會大父金都統萬戶公

物類彙編 卷三十一  
之行拏舟三千里來宣求墳道之碑嗚呼逃矣勤哉是有比焉昔武勝軍節度趙愨死于金及其子故同僉書樞密院事良弼使倭哀鳴先朝願詔詞臣賜銘于石制可則異代之臣能忠所事者舉宜得誅乃序之曰孔子遊太山見榮啟期年九十五鹿裘帶索鼓琴而歌于郕之野曰貧士之常死人之終孔子以爲能自寬今榮氏家橫海之清池遠邈不大遠豈其遺苗歟公諱祐在金叔世宣宗感國播汴河朔豪傑所在爭起倡亂義兵完保其鄉金誅以官冀賴其力復所失地聞公有眾踰萬

以爲昭勇大將軍行都統萬戶府事故奇其服別異他軍俾戲下皆華帽人望空杠子旄東旆知爲公軍遇士大夫長于綏懷衣食皆資其家故戰人致死力所當必摧有倣蹠躄人肝者立磔爲狗以故其軍生齒並鄰不耗焉卒葬清池讚善鄉王強原夫人王氏子男四人與旣嗣將將是軍曰吾于申令之際不得不建是都統旗鼓然戲下干戶皆父之執不可一旦偃肆居上宜貶吾名止曰干戶一軍益喜躍趨用命其戰必前列以身當敵有所克獲惟眾取之少不覲見與夫能寬且惠皆

聞見之得其家者河朔平太宗卽位三年辛卯肇置徵收課稅所河北東西道辟爲滄鹽辦課官時理財臣爭以苛剝相高獨能恪其素守人以善譽卒四十五瓊隆昌塢官塢積鹽而席其鈞石之所次顯與貴女子二適李氏孫男九人當早卒淮都轉運副使自滄鹽利民場爲司判副使清鹽使至以承務郎爲今官終始鹽官故悉其弊蓋是司惟權鹺利蕘海爲之竈則不一其所賦車縣發軔自竈遠或數百里纔先與直三分一至塢盡盡售之一遇霖潦雷陷滯淖斃牛敗車踣輪輿道策于

中書願募商旅納估于官持券卽取諸竈歲省車直爲緡三十餘萬今著爲今年饑人噉草根木皮預虞竈民散亡稱貸鉅家米爲石千布爲端萬分賚之約償樂歲又大雨水溢竈多冒沒著不盈數歲賦用逋度支責徵繫吏物獄再至京師求遣御史按覆得寔復捐七千緡皆惠政也及顯祖同僉宣政院事曰吾子三品榮耀矣遂解組課童耕桑野服徜徉其鄉嗚呼其老子所云知止不殆者耶成漕司巡鹽官次昌珪斌珍得孫都女子子十人適徐李趙某族曾孫男五人欽祖管鉤厚財場



繼祖大都行用庫副次顯祖也今以中憲大夫袁州路  
總管內勸農事提調造茶句當袁隸行江西省而舉刺  
則湖東憲府宏貫皆言榮袁州良二千石治最江西貫  
燧所畏宏嘗同太史氏言皆可信有是能子爲臣明時  
宜都漕君輕去袖手一堂坐視其馘爲也紹祖以國言  
教授長蘆慶祖禮部奏差女子子六人適齊范王楊李  
嚴六族元孫男五人滋安源溥溢女子子二人銘曰  
屯難之世弱不自濟其依于強亦勢必至金德自宣旣  
厭於天接浙而南河朔棄捐俚俚遺黎旣安舊土匪連

爲羣有侮孰禦維茲清池海浦在東桓桓榮公萬夫所  
雄如鳥之歸有苑彼林約束不待來比鳥在無他求爲  
全生是賴辟衆同舟風濤中流莫不奮楫攸濟之求公  
將是軍善作士氣人華其幅表襮是異昔魯丞徒貝冑  
朱綬何是肅暇千載有今萬夫泯泯不一其面而一其  
心阻海之甸非一公威而一其仁寒飢在人如切吾身  
孰有不裳吾解以衣孰有未殮我庾其饘猶惠小小有  
甚大斯匪曰禁殘寡婦孤兒人魚肉之漑鬻已久天懋  
其功宜熾厥後子長千夫年艾不遙豈俟曾孫昇其光

昭嗟惟令孫才優治賦何便不張無蠹不去迨曾孫貴  
考槃遽歌子仕父休止足如何曾孫袁州良二千石登  
古七命其進未極凡之有家孰造孰承詩之金石垂示  
雲仍

浙西廉訪副使潘公神道碑

公潘姓諱澤字澤民宣德府人府在金惟州曾祖嘗爲  
州孔目而逸其諱祖祿考得用生行軍萬戶府提控渙  
及濤與公伯仲氏皆善厚殖其家貲公讀書壯而遊先  
師魯齋左丞許公之門盡戛故習而氣質大變養親不

違其志事兄愛以敬閨闈有閑及出門庭卑以下人語  
恐惴之遇夙無所厚薄者于途必謙謹戀嫪令盡所言  
不峻謝別用太保劉文貞公薦由從事太府監擢監知  
事轉貳左藏庫使出再提舉織染局金符在順天路官  
承直郎宣德府則奉訓大夫課皆最陞奉議大夫知宏  
州兼諸軍敖拉始有土民以行所學郡旱遍禱其境百  
神已乃詣郭西泉投文祝曰山川之神其所司者惟在  
能興雲雨以水下土耳旱暵如是不能膏澤之神固已  
不得其職使州刺有罪幸漏譴于明天子必將殃之宜

止其身吾民何辜橫羅斯毒則爾神又侻罰矣敢恐恐  
退俟終不得命當自効去其夜有光如星騰泉明日大  
雨爲屋祠龍泉上自公未至州之南並山風爲災又爲  
文禱曰風者天之號令順四時溫燠凄凜之氣發達遂  
成萬物者也時自爲惠反之而已災况暴厲無節穴漏  
谷起飄翔塵沙偃耒稼以疾民哉禾民恃以生上以  
出縣官租賦下乃仰以糝盛報事乎神明今使之貧窘  
無所于食自其顰苦之顏耳乎愁嘆之聲神亦安所利  
之必州刺之是矜其收是憑怒自爾風災衰息民賴至

今尤究心用獄前政繫疑盜八人榜掠百至求迹無所  
公明其非辜皆出之劫家訟公故縱無幾時而盜果得  
西京械成獄令待命他郡過治囚號市曰此州之人神  
明公以爲包拯復生獨不能相活邪公將召問同列謂  
宜發卒衛出吾界而已讞非吾事也公曰人求直其枉  
烏可陽爲充耳不聞卒問之蓋太原民輸稅西京慮倉  
吏不以時受入鈔貴家奴令代其輸旣如約矣奴與僞  
爲鈔者友陽悔之有我善鈔而歸所僞爲我急其得不  
詳視也出而用之而事始露有司鍛成之謂我利賤而

買之僞爲首當以見知法公列上之竟雪其誣而抵奴  
與僞爲者法賦州市牛公懲他郡驅牛至官擇可受直  
聽命旬浹奔走煩勞廢其穡事令持價卽鄉民自爲市  
吏無所姦利馴僧亦不得上下其直轉知興中州入爲  
監察御史刑部主事恃當國臣知多行不法察院召按  
不能致公從卒至部捕之一訊而貪墨皆出論如律轉  
僉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事治有田民殺其主者獄  
已結矣公詳讞之則其妻與所私夫爲之乃昭田民當  
二人法又有訟其豪室奴其一家十七人有司觀顧數

年不能正公以凡今嚮人皆畫男女左右食指橫理于  
券爲信以其疏密判人短長壯少與獄詞同其索券視  
中有年十三兒指理如成人公曰僞敗在此爲召郡兒  
年十三十人以符其指皆密不合豪室遂屈毀券民之  
或言高麗王有逆意集將吏將徙故都詔近臣偕公卽  
治公以王今尙主王設舉事主安不知知安不上變聞  
而噫嘿以從他臣治獄希意深鷲求竟公獨輕平主果  
馳使明王無有事從中變制使多得罪獨還公憲尋入  
都事御史臺剖白羣疑商訂時才自其口出人所畏縮

皆身任爲無少顧讓然不專已博咨之人嘗曰君子小人喜以朋從觀受薦何人得過半矣又致察其間有失而不中哉今日必吾所識則識有盡不足列職中外况未必盡賢人曰可者審可不必囿以資格故評臺臣者皆曰自公都事察院監司一時翕翕勝職最衆出爲江北淮西道提刑按察副使按宣慰家兒怙勢抑買民物不償直與償而不滿者皆比賊論後改提刑按察爲肅政廉訪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方分司杭州以至元壬辰秋七月一日卒年五十五仲氏子希善希達

五千里輿柩歸鄉明年八月始葬先域夫人任也三男希大希成希安大成皆前卒希永他室李出三女適任徐張氏皆士族公旣貴矣進伯氏子希明事裕宗于東宮今出知隰州後葬二年伯氏懼公平昔之善泯其不聞乃身入山敦工伐石求其同門友祕書少監楊桓狀其事俾燧銘之碑燧曰公之爲人桓爲行實文何尙焉念今之世子弟爲父兄求託金石爲傳者或多有之如提控以兄能反復致意其季者纔獨一人嗚呼豈不若是不足爲愛敬報歟銘曰

維公生資粹其民彝加及先師北面事之仁義微辭道  
德盛儀日耳以闕如垣厚基增崇其卑如田有鎡多稼  
離離尊聞行知始由家推慈孝幼者閨闈泉絲秩秩其  
宜出焉郡治視民如兒調均賦夷仁柔膚肌何有創罷  
其禳其祈山川百祇如指以頤雨渥風衰誠之格思罪  
入髡彫有少枉疑猶已渴饑不身之私竭蹙解纍必出  
是期發摘吏欺大法小笞戢威顏眉衣繡斧持遼浙江  
涯皆所往釐在在歌思曰到遠而如何數奇中途其萎  
識不識悲中郎諸碑泰無媿爲斯銘如斯琢石以垂信

夫他時

牧庵集卷二十三

牧庵集卷二十三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眞定新軍萬戶張公神道碑

公既卒於戍所衡州之明年而夫人亦卒其中子世其  
眞定等路新軍萬戶懷遠大將軍塔喇齊者將歸葬其  
鄉先塋由是軍受湖廣省節度請告數數終以故事職  
兵之臣無聽喪葬之文不得命乃曰父子之有在君臣  
先其序則然未有責其能忠而禁其爲孝者吾今何恤

牧庵集

卷二十三

七

朱周集 卷三  
侯舟二喪畢葬小從而奪虎節大置於理一惟命竟空  
而還凡聞者莫不稱咨其能拔流俗善於子職無少老  
一喙焉又曰公之遺烈今雖在人口耳不鏤之石久或  
遺忘來者或不聞託以計事至鄂持興國校官陳松年  
之狀來請銘燧思昔貳荆憲由糾郡常德公時戍是暇  
則相過年已六十五修幹魁顏白鬚蝟張虎目虎吻大  
掌鉅踵望之森然氣欲搏人談其平生蹈危奮先大小  
之戰數十嗚呼俾聞風颺鼓輦闐闐矢石餘軀老而不  
懲者從可知哉則於公爲知死今懷遠以佳公子侍傍

又爲知生在古人皆當傷與弔者乃三復是狀嘗善松  
年之能史惟末憾曰濟江將臣功者皆相而獨後公方  
人固然於及天之厚公者則若未也蓋列聖之制職兵  
民者死其子孫皆世之變自世祖奪職民者符節易其  
故所死其子孫廢而不世惟職兵之臣萬夫千夫百夫  
長者父死子繼世其符節雖漢祖侯功臣之誓曰黃河  
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何以尙諸其有相  
而兼將萬夫者詔俾自擇爲之欲將棄相欲相棄將故  
其時有盜棄相而專將者豈不以相能振耀一時未若



牛風集 卷三 二  
既將可傳子孫繹繹無究乎幸公未相相而亦蹈是轍  
矧他人之家世纔一人而懷遠元兄忠顯校尉管軍總  
把鑄由從公戰鄂之通城獲於敵死之及子回世特陞  
千戶仲兄史閻亦懷遠大將軍戍瑞州等處萬戶獨一  
門三人金符虎節千里連州相煥以華則天獨厚公者  
豈不多且遐哉松年憾者恐復爲公九原所幸也公諱  
興祖姓張氏中山無極人曾大父大父不仕父林趙州  
觀察使改節度判官丞相贈太尉史忠武公長萬夫日  
隸其戲下太宗賜金符千戶老以公世從大將察罕征

淮南能以少兵擊破其軍虎頭關大將壯之資銀爲兩  
百聞功於廷賜人馬介冑裝具宋開山南東道制閩於  
襄陽反寇洛西殘盧氏永寧殺縛其守長憲宗詔以漢  
地兵專受命世祖潛藩始置經略司於汴屯田河南諸  
州以忠武爲使忠武兄之子江漢大都督權爲屯田總  
管萬戶宿重兵於鄧去襄不二百里兵信宿至城下鄧  
巽其城塞西南二門不關吾袍甲車道屬縣新野西港  
盡鈔于敵府捕公將兵三百騎與步半追之及之栲栳  
潭令騎負一步敵奮斧謀折馬足推步下騎爲陣以

待分騎爲左右翼合擊敵錯愕無所於應盡殲之完得  
所鈔戰次馬嬰橫屍而顛復騰而上不知左股之折已  
戰流血滿鞞裹創輿歸府迎賚銀爲兩百錦二端曰未  
足旌勞資而藥也後敵攻新野又大破之白河口中統  
建元從史經略樞援東川假以總管戍東安虎嘯一年  
還鄧成光化州漕安陽灘禽唐都統會中書左丞劉武  
敏公拯開用兵端大集天下兵圍襄陽從城鹿門江西  
諸壁戍焦山敗宋援將張順江中殺溺過所當攻樊城  
督造梯衝又戰江中火其戰艦斷襄陽援樊拔移攻襄

陽城東南當至元十年凡圍六年襄陽下功陞總管再  
官懷遠大將軍副萬戶明年詔故太傅巴延以左丞相  
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珠以平章左丞  
相阿爾哈雅以右丞將大軍南伐浮漢而下郢治漢東  
築新郢漢西鎖戰艦兩城下夾以礮弩橫鐵絙江中大  
軍擊拔郢北黃灣壁公實先登矢貫左股丞相手傅藥  
拖舟入藤湖達漢越郢去從攻沙洋新城拔而殲之皆  
負創先登矢又中額三捷功聞錫虎符從戰漢陽之沙  
武口陽邏堡生獲其將鄭信矢汰左臂漢鄂旣下太傅

將大師東右丞留後抽十六翼兵俾公帥戍漢陽公曰  
吾戰是求而顧責守誰不能守則無所施吾所爲矣右  
丞則曰漢鄂乘輿所至視爲衝地非材武足以先眾者  
不可使撫安之不得已往戍聞荆閩遣安撫高世傑將  
兵規復鄂從右丞逆擊走之荆江口世傑窮降詔移軍  
江陵從攻沙市因南風縱火樓柵皆然前登戰城上又  
戰城中蹀血濡跌殲其軍江陵精銳於是焉盡安撫高  
達以江陵降制置朱禛孫不出詔以世傑戰而後降非  
其始志斬江陵市禛孫死京師猶没入妻子爲官奴婢

而籍其財右丞功拜平章政事移軍潭州公爲鄂分省  
計事潭留使督攻西北凡三月破石心臺敵植木柵自  
蔽或曰火之可入公曰火易沃滅柵必復植且吾師暴  
處城下三月士咸仗兵立寐不如礮之使敵不能臥立  
得廣途期盡十日肉薄而登可以逞志平章是所策十  
日公果前登樹旗陴牆諸軍呼聲動天地平章抃賀謂  
諸將曰非用張某言而屬猶坐城下安撫李芾殺妻子  
火廨舍倉庫而死潰軍集城西陳江岸公涉淺方仰擊  
飛石出城傷頰墜水面血及足出戰益疾竟走其軍功

聞進官安遠大將軍略地衡永全桂陽諸州撫其來歸而誅其弗率又從平章移軍靜江四十日拔之宋餘孽益王爵人號年海中曰余復海嶺諸州相煽以叛潭之羣盜在在蠶起平章謂公衡永全桂陽諸州與潭屬縣汝昔略定盜今復蔓汝其芟之殲文才諭七寨斬祁陽令羅飛主常寧簿黃必達磔周隆張虎新化降其黨蕭隆劉監軍凡馘受僞命二千九百七人縛賊百五十人安集劫脅二萬三千九百家常德路總管謀應僞先事亦縛斬功聞進昭勇大將軍招討使監歸州位總管上

又移監常德仍招討位總管上西南夷爲梗初詔征羅氏鬼國會其旣降未至而還後征伊奇穆錫降之以其王阿里入覲賜衣服弓矢鞍勒公平生殺虎數十一日遇虎一發而踏語其友曰生虎之髭剔齒疾可以已風拔之虎怒爪鞞裂賴其氣息垂盡不能傷足由是人名公者則加殺虎於姓上至是以國言賜名巴圖尋詔萬戶各解使職故公罷招討惟以萬戶將真定新軍省檄戍衡茶陵耒陽常寧兼督平永寶慶武岡盜馘其跳梁者二百四十五而伍其汙民責使屯田故來者不失業

公尚氣重諾剛不可以威強屈平章始終相從西南者見其不可眾直之醉或腰刀行酒平章避入後閣曰公醉矣戒左右善扶出遇契已者視意所欲與之不少愛焉其時諸將或集皆下之無有位其上者卒以元貞元年乙未冬十有二月七日年七十五夫人卒以明年夏四月十有七日年七十七葬以大德之元丁酉於其鄉宋邨九男長忠顯次成瑞州萬戶次鵬翼僉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次真定萬戶皆夫人李出餘皆幼一女適當某五男孫長武略將軍世千戶者金符餘幼六

孫女亦幼銘曰

詩歌虎臣闕如虓虎不聞拔鬚視等塵塵以之膽膂秉旌遐荒宣一西南百年未疆荆州之域連城數十襄陽武昌岳及江陵長沙桂林取皆以兵餘郡傳檄反虜起伏介胃九年晝夜弗釋登危摧完戰必前列荆域底寧移兵夷洞來其降王槃瓠遺種矢石癡躬元戎奏功大帝一聞一官以庸追其人觀嘉名天訓乃省在笥華其衣裳又敕尚方叢矢象房魚服韞弓雕鞍金勒歸馬蹏蹏亦爛其飾雖古方伯得專征伐錫命之多將不是越

憲憲其勞授報既多蓋棺龍光遺嗣尙荷二長萬夫一  
千夫長今代一門三將誰兩矧是萬夫一戍燉煌一殘  
關波鯨海是航雖基公陞亦遐以勤無羞前人亦曰克  
世兩間之堅莫石惟年可磨不磷載銘以傳

故從仕郎眞州路總管府經歷呂君神道碑銘并

序

大德十有一年冬皇上淵龍遺正字呂洙以宮賓起燧  
於郢相與舟行浮漢而江明年至大之元始識從仕君  
於儀眞傾蓋如素畱止旬日禮甚恭情甚浹也又明年

從仕卒洙自京師奔起還持集賢待制趙抃之狀以銘  
墓爲託嗚呼禮曰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  
知生傷而不弔在余爲知父於死知子於生可容讓爲  
君諱郁字伯文姓呂氏相之安陽輔巖人葬地與宋相  
魏國韓公冢相邇世傳爲蒙正文穆諸孫以遭宋靖康  
金貞祐河朔干戈弗靖者皆二十年生齒耗亡十七何  
譜牒之能存不可推采其次惟地江南今居襄陽者其  
系最完蓋文穆而上溫鎮瑱韜夢奇龜圖六世下文穆  
者皆二名簡廼同伴希同夫問同之中同大與祖七世

敬菴集

卷三

八

合之爲十三世祖下一傳紊且微矣東萊諸孫必續系  
焉今固不得見文穆葬洛陽文靖公夷簡葬鄭蒙休居  
壽州大寧大防在藍田豈居相者亦以仕家焉至今鄉  
人以韓呂二姓爲是邦之望皆優裕以治時肇置江南  
諸道提刑鄂屯實魯爲淮西憲副按行所部凡他路慕  
僚之不職者多被汰黜獨以儀真兵事旣集學校修舉  
寇攘屏迹鄉師里胥推擇有倫特加賞異白之行巡省  
惟得斯人力爲薦汲將加峻擢後以僧格領尚書丞相  
勢焰薰天懼抑其志貽悔後來歸養寡親築堂東湖之

千名以致樂寧與細民逐利什一爲甘脆資有純孝譽  
或勸復仕則搖首不對賓至則剖羊酤酒相與爲樂以  
不足日爲事計歲有饒惠及窮匱丙午江淮大饑乃捐  
中統楮泉爲千者踰十萬州閭賴以不死死者爲口不  
可殫紀惟不置田於郊曰吾寓公也有是則使子孫矧  
以爲首忘歸吾鄉遺洙從張導江達善學蓋文公之罕  
黃勉齋饒雙峯師事焉導江則受學雙峯觀文公求文  
公正脉名子以洙沂汶皆取魯國諸川明所願學孔  
子未爲洹示不忘父母之邦皆可見其爲心不忘

之純也卒以八月二十日年六十七歸葬其鄉之吉珍  
在金同知渾源州考忠登貞祐進士第監稅於嵩金二  
反其鄉晦德以卒妣夫人李亦儒家讀書知文之孝  
學亦造其微監稅卒篤君於學太夫人力焉妻韓氏亦  
魏國裔孫克勤治內有惠及小星之譽前公一年卒沐  
克佩父師之訓夫豈無自而然哉故爲詳此使有傍韓  
呂合族焉君賦資強敏而嗜學志爲世用經史餘力周  
覽洽記刑書算數尤所精邃筮仕山東道提刑令史詰  
姦明允雖文無害宋平轉兩淮鹽漕令史是時江淮新

國初爲規制抽戶爲工散幣爲本商賈雲集舟楫溯江  
遠及長沙法簡政平取不剝下羨不罔上賦入其時上  
計於朝授從仕郎兩淮都漕經歷方數千里之事藜歸  
是幕力所得爲若善御之得輕車熟路便施獎祛功倍  
曩昔會東征倭行省責治軍旅伐材造舟鍛刃餽粟與  
夫役民爲篙師火長百需之來其急雷電以君才優治  
賦必善撥劇乃轉爲真州路總管府經歷真州去征東  
行省最邇未下他州而先及者公以淵龍舊臣或踰分  
干時其乘雲雷以依日月不難也惟揆道循序表表中



行亦時才之可虞者男孫一人女孫有歸與在室者如  
干人銘曰

丞相之貴禮絕百寮平章拜之猶體不搖惟於命官不  
敢堂帖必謹具階准勅以牒蓋尊名爵亦使其人知為  
王臣自重其身品雖從事居下之上所職則要淮漕募  
長煮海為鹽立制禁姦通商惠民離利邱山控地之要  
巨數千里令速責成效於屈指隨以征伐改幕儀仗營  
爾一州行省日視軍興百需自近而賦其集石万益而  
暇豫餘力及州役均校修通歸犴清田無萊疇為部西

者收其德美上功於臺將置風紀時秉國鈞虐焰燦天  
故棄休居明哲身全事親致樂讀書教子贏資州閭荒  
歲救死在官與去為惠則那矧子而才家聲克荷太行  
之東輔巖之里碣以表阡華爾桑梓

皇元故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王公  
神道碑銘并序

三十一年將仕郎同知新州事王弼練服持一書通燈  
龍興客舍拜言曰此弼先人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  
宣慰司事出處大凡與受代所由也中具歲上戰功自

生二十五年世吾祖長干夫戍膠州以及至元三十年  
年五十六六月四日卒廣州凡在官三十二年膠州內  
地無事戰禦自四年用兵襄陽十三年宋亡與宋臣戰  
未嘗日釋介胄宋亡至十六年與兩王戰未嘗月釋介  
冑南海平矣與反虜劇賊戰未嘗歲釋介冑合是三者  
之戰凡二十七年中十八年三入廣嗚呼勞矣而官已  
是年已是命也今將以某歲月日還葬吾鄉霸之大城  
孟邨先塋得善史者銘其碑我先人將不恨其無聞於  
地上且懷德地下也敢以哀嗚公大參龍州李公亦曰

是公以鎮撫事先武愍公於帥府先公至地亦至焉若  
其事良然乃序之曰王氏其籍大城者不可世求曾若  
祖皆失其諱祖令大城考英故參政張公榮實所將水  
軍百夫長世祖錄其從濟江功賜銀符升長干夫李瑄  
反戰死濟南二子守信守祿公以死事臣子之長故世  
銀符長干夫戍膠州從築夾寨襄陽戰疾力功換金符  
登最樊之外郭省旌楮緡百戰江中斷橫江鐵經落槌  
獲船三十艘拔樊生致都統徐麟省又旌楮緡百從今  
太傅南伐戰最郢之柳林署省鎮撫攻新城沙洋獲船

二艘戰夏貴鄂之陽邏獲船二艘首功三百錫白金二百兩再以都鎮撫從都元帥府定江西諸州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於時宋亡其將相更立益衛兩王故廣東不下從破韶州又敗方安撫廣之石門授明威將軍從擊文天祥於贛之興國之空坑止其妻子散降其眾略盡禽前鋒趙時賞帥府改行省從右相至廣張經略集戰艦二千海珠寺擊大破之獲其艦百八十斬首不可級計再授明威將軍衛王死入覲授宣武將軍虎符還戍廣取葛岬洞崖石砦殲李梓發兵南安別降林桂芳

昆弟新會感南海軍二千人生致其帥潘舍人歐將軍僞署置官自王清遠遣馬帥陸帥徐相襲廣州皆擊破之斬是三人及其軍千平十數壁歐走如新會令黎德德已集船至七千艘眾號二十萬其別將吳林以八百艘圍馮邨先是公嘗抽工於軍伐材於山不資公帑爲戰艦三百五十烏船五十載是戰艦德林眾大潰沈死海洋生致黎德歐王與僞都督丞相兵馬鈐轄二十四人皆磔之椎其僞符璽召入賜衣服弓矢鞍勒加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宣慰司事三敗東莞盜張強三千餘

人首功三百歸所掠人畜其王廣盜少戢其使人覲恐  
公受代以歸預乞尙書宜留再授懷遠大將軍同知廣  
東道宣慰司事降循盜古尾郎長樂自宋亡十四年招  
不能至者版賴勝立興寧廢縣以宅流民又斬汀盜轉  
入梅循者鍾明亮官井吳禽三首而壞其羣最斬盜爲  
起廿九二百七十一人今著其尤魁驍者皆鄰省連兵  
頻年不能加誅公必取之廣之屬州皆山險不可馬至  
梯崖纜谷逐索水則乘烏船遊擊之不盡不已其爲什  
爲伍殺人以剽財之倫皆削棄凡是諸盜名若可易而

顧難成功至今有未靖者老將論者曰丈夫死登陴陷  
陣猶足爲名澤及吾妻子今橫尸草竊手與經溝瀆不  
異亦足嗟哉此觀望不屑蔓盜所以也反究公心忠勞  
如何廣之屬州若士與民及聞今代爭狀於宣慰廉訪  
兩司功其盜弭民安願留公使以殿南荒行省擬聞代  
踰一時而卒惜也夫人石氏子三人弼也知彰其親者  
非文不遠亦旣克子矣餘未名男女孫皆一人幼甥有  
戴德仁者舟從至南康燧書以還可尙矣銘曰  
生北海濱卒埂魚溟萬里歸棺低昂絳旌維之南溟其

險不測其北嶺嶠羣盜攸宅嶺嶠何如峻削劇空羣盜  
利之自王自公凡在勝國敢曰難令與今吾元跳踉豪  
勁公有砧斧腰領汝膏十八年中無有幸逃或曰公哉  
始勞襄漢終覆武庚椒洋無畔不是之書逐盜諠諠大  
棄錄微奚示後人曰訖炎趙猶遺兩孽噓爾死灰乍然  
已息公與樹功帥從相從貪人所同公羞有躬維祝融  
墟實漢南越大兵艱施小兵弗讐鄧無賊良公功之私  
廣人戶知今思永悲曰潛昭幽丞太史職載銘不亡有  
穹斯石

有元故少中大夫淮安路總管兼府尹兼管內勸  
農事高公神道碑

至大之元高氏子璉手其家乘中載教孔孟三族楊潛  
齋庸孫洧陽希獻太子諭德蕭勤齋勣爲其考少中公  
之序之行狀埋銘丐太史公牛馬走表其墳道所未識  
者獨孫洧陽若潛齋勤齋皆走所友其文自足昭今而  
信後而走綴言其末無乃顧爲先德累歎以故久未操  
觚後思共公都漕河南我先世父少師文獻公行省於  
汴公來受約束於下執事走嘗還贄焉再都漕關中走

時秦邸文學相接之數數又非昔一還者矧聞璉也常  
師事同門人劉憲副存齋季偉曰善篤學力行者可虛  
其請耶遂序之公世平山人諱良弼字輔之祖俊民妣  
吳君二子進林進金鎮國大將軍守滑倅太宗大封同  
姓國母弟睿宗眞定享國不延莊聖太后主是分邑置  
規運庫林爲之使其歲上供子息蕃多而家亦殷昌妣  
門君三子公爲之家就傳讀書端重異羣兒會眞定火  
延燒千家言之庫使君是灾幸不及吾家吾力粗可盍  
發財以賑君聞擊節曰及物之心見於畧雅他日大吾

門者將由是而行如其言旣冠宿衛世祖潛藩後正天  
位盡付全趙財賦聽其綱紀而歲登羸時天下困於鉤  
稽公以全趙獨遣入請亦置計局帝曰世所困者汝獨  
求之可灼其無有欺冒其間至元改元之明年官奉議  
大夫同知南京都漕錫之金符六年改使河南拘權稅  
課所其年仍河南升都運使他道爲使惟知徼寵專利  
賊下罔上以自私盈路怨咨莫之省恤獨公軫歲旱荒  
發庾下估市粟以濟其饑大爲醮祠以禳蝗孽斯皆職  
民者宜爲而治賦臣顧先之俄然天若悔禍雨澍蝗死

人則詩而歌之冀采風謠者取上聞也又以用兵襄陽賦河北諸路之民轉漕人畜勞斃而粟至者亦絕續不時公請增直以糴則人趨利自至以賦民漕功將倍蒞省行其策由是軍中困廩充溢或露積不垣滿秩官朝請知鳳翔府事治民安思永利之乃倡民導汧水起遙望盡閭底五十里再冬而成漑田三千畝水輪十七民之圃蔬園藥者又井井乎其濱岐人惠之姓爲高渠僉憲劉仲修按行其地賦詩勒石紀功安西王開國之三年詔許凡官關中者職與不職聽其承制遷黜由是升

中順同知陝西都漕其使郭琮恃其獲上且阿中盜殺臣雲巴勒肆爲非法公與連署凡賊國病民賈禍者縮手避之琮敗獨無所汙朝廷恐其屬偶逃連坐遣使深驚者數輩鉤稽簿書於公無絲髮得遂家居教子樂賓或縱遊山水勝地以自適二十有四年制下其家起以少中大夫總管淮安是郡前以征倭責治海艦歲市材萬富商恆大其直通有司分入其利積材已十三萬下車吏又發郡帑四十萬緡如歲例續市請署公曰已市者足支一紀復市何爲下吏於理飛書上列以爲徒爾

耗蠹縣官富商恐壞其姦夜持五萬緡以禱公曰若欲  
如他人貨取吾耶吾不能同汝爲盜叱去無幾時行省  
報竟下如數收市公歎曰吾言不效於是商戶位何爲  
壹鬱發疾以卒實歲丁亥二月二十有一日也年六十  
有六公軀幹魁頤風度凝遠望之已知其不爲人下者  
矧其秉德易直剛而不競柔而不撓友善日親惡不急  
去眞善應世務者元配夫人邢君前公卒繼配夫人董  
君後公十年卒姻里皆師其婦道母儀五子琬璠珪璵  
瑾琬由任子尹宜陽後公三年卒璠中殤珪以海船總

管戰沒交趾三女歸成都三務提領閩郁湖廣行省郎  
中郭孝華州判官魏餘慶孫男一思誠女三歸王秉餘  
幼曾孫男三女二皆益幼公初葬眞定後十九年子璉  
以公生樂家秦沒而魂遊遠也徙之長安縣華林鄉耐  
兩夫人而琬璠皆從窆新兆公弟良輔良佐輔三子璋  
珮瑄居汴佐二子瓘玠居其鄉銘曰

姜齊之苗食采於高地以姓之其來也遙其系其傳文  
字無紀今其可推纔祖焉爾全趙金湯千里其疆誰之  
國之繫我睿皇考居其間斗食自晦入出金粟克當其



會再傳而公世皇飛龍闕

牧庵集卷二十四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武略將軍知宏州程公神道碑

由程氏世爲太原祁縣人燧考歐陽公表唐相系曰程出風姓顓頊生稱稱生老童老童生重離其後世掌天地之官裔孫封程爵伯洛陽上程聚則其地也至周休父失其官守以諸侯入爲王司馬及銘文簡公琳碑則云莫盛于唐宗分爲七廣平中山濟陽靈洗其三則皆

祖魏安鄉侯昱而系表皆無是言惟昇上三四世而止  
豈今居太原祁者或廣平中山分歟其可系則自其高  
大父主簿祁政生曾大父禮武科取官忠翊郎至右武  
大夫守隆州冒陳金兵以歿宋愍節死賜錢百萬歸葬  
其鄉大父天祐醫以自業卒葬文水考達以太祖建龍  
旗九旂卽位之年丙寅至戊寅兵金之年爲十三年年  
二十餘與兄通弟進倡豪傑來歸完保其鄉爲提控爲  
監軍鎮撫軍民都彈壓管民總管銀符甲午金亡之明  
年還鄉民五百亦占屯籍詔易金符位總管上發平陽

河中京兆民二千屯田鳳翔實僑客其地城中猶荒錯  
荆棘逐虎狼則田疇非立芟舍伐株斲芟蒿萊不可以  
入錢鎛以觀銚艾戛戛其難哉矧西則秦鞏未臣行金  
正朔南大散關距宋百里北山饑盜縱橫日夕相寇殺  
丙申又爲征蜀所塗師旅去來館餽之須十以率之屯  
供億七鳳翔纔三後鳳翔民稍集資屯猶六焉爲之七  
年當歲王寅以終其賢其能其勤其勞有盧昭文摯墓  
碑言公諱介福字伯祥故事父死子得嗣爲歲辛亥宋  
四川制使余玠潛遣偏裨火絕棧道木閣身將大軍攻

圍興元城方孤圍公將屯兵五百從都元帥都爾蘇入  
援及絕無從得塗值三人自圍所亡歸許貫其死令導  
由他山刊木出陳倉玠以爲自天而下焚圍宵遁其年  
憲宗卽位凡中士列聖符節告身盡收之官明年入覲  
還金符仍位總管上屯田鳳翔制許專殺有王姓民毆  
兄至死旣就逮其親請鄉鄰善公者懷白金二鎰來貨  
曰死非他人吾長子也今又以季子償死吾誰與爲養  
惟哀而全之公卻金曉曰虎狼獸耳父子兄弟且不相  
噬人而賊殺同氣其不仁也暴甚虎狼此而不誅何以

正是邦之數敗天倫者竟尸之市尋岐雍民家奴皆蜀  
俘百十爲曹相煽亡歸公悉止還朝廷聞之率以爲反  
遣特濟來按事連其主將盡殲之公曰民奴羣逃主何  
與知惟當罪首亂者由是惟誅七人孟待制嘉之因扁  
其堂曰明恕戊午憲宗進討西川乘輿入由鳳翔多其  
津梁館餽廩餼修治豐潔賜金幣五白金爲兩百五十  
世祖立極中統庚申收上符節告身如先朝以前屢入  
覲潛藩熟公還金符至元四年丁卯以平陽河中屯民  
爲軍假公子松長千夫將戍成都其還鄉民五百入傳

牛原集 卷四 三  
官公武略將軍知宏州下車渠桑乾水灌田五十里新  
州廨以示安榮一刮夙昔苟簡之弊饑封州民所食木  
膚草實上之中書得發廩以贍械素豪猾之于治以病  
民者于市懲眾擢曹徵君子汝弼教授以師是邦使士  
知學其古人所謂糾姦示惡流恩褒善者類歟十年四  
川上松戰功制問故符安在對以宏州仍佩制解傳松  
滿秩還岐二十有六年己丑年六十七冬雨水冰羣鳥  
噪集庭樹三日公弗善之覽鏡入奩前諸子訓曰吾平  
生無他長人惟俯仰無忤愧人耳若曹可篤學學自修

則在家在邦不患無孝忠之聞也惟求善惡在己有無  
無以人過于毀譽而輕愠易喜語訖而卒實十一月二  
十一日也二月從葬于墓考鳳翔之召亭鄉兆次兩夫  
人皆前卒謝君四十一年富察君二年四子長松次檜  
八藩副都元帥虎符皆不祿悌彬業儒孫五人萬里秦  
山殤壽山業儒文演陝西萬戶虎符文饒未仕女十八  
皆歸名族其天質仁厚剛方孝友明信哀孤敦宗民奴  
禮士者有陝西賈提學某墓誌銘曰  
猗歟將軍賴基父勳田岐雍郊千耦其耘人初小之治

寄是府勢若異然此客爾主後一歲中校其賦輸爾財  
四三此六七居無事而農我艾我鉅警將一旅從寇入  
出憲廟兵宋師由袞斜百須餽供應求咄嗟帝用嘉止  
幣金實篚其爲龍光儔與儔比于後世皇詔其子松將  
屯千夫戍鄰萃叩其半屯民雍岐之界私公刺宏足乃  
騰驥乃渠桑乾膏潤孔多履道以仁越度用苛視民之  
飢猶已紓背亟請于朝發廩以食滿秩養安十五餘年  
靈鳥告凶得氣之先觀古史臣爲人紀善雖一行言亦  
取立傳志在行後尙鑒用勸子孝孫慈乃祖考思惟懼

平昔有美棄遺託諸能言金百昭垂走非其人彬爾來  
卽拜手過求先德爲述誅婉而章其言洋洋匪資礎龜  
疇遠闡揚

譚公神道碑

譚在周千七百國之一子爵幽王之譚大夫衛碩人之  
私譚公皆其遺苗後世子孫遂以國姓史代有人其居  
德興之懷來高祖而上不得其世曾祖信金鎮防壽州  
千夫長祖伯全家累千金父資榮以徇北功皇元帥左  
都監虎符寄治交城遂令其縣削平盜賊賢士逃亂者

多往爲依公生以歲戊寅髫年入學穎慧彊敏拔異羣  
兒成人兆緒疑疑則見十五綜經緯史講貫精熟會課  
朔望每魁諸生爲交牧盧帥所奇以女妻焉軍中得書  
則馳送之故其家多積至萬卷國初爲制皆世其官父  
死子繼兄終弟及或父兄存將傳子弟者亦惟命故考  
府君以元帥左都監交城令推其弟資用卒公以嫡長  
嗣爲十九年矣太宗之八年丙申州縣守令上皆置監  
動惟國言公不能也而受成說譯人慮其見欺乃私與  
國言者遊日薰而月暍之滿歲而悉能精曉他日郡議

不資用譯應務無滯人悉異其不學而至朝廷置斷事  
官于燕曰司瓊林園之臺人人則曰行臺府檄公往計  
事歸請省諸工料費橫取民者府僚便之舊文谷水分  
漑交城爲平牧郭帥所遏專利其縣民累訟之終不見  
直躬造大府爭之郭帥少公恃爲父執至或肆詬公不  
爲報惟理譬折彼遂噤屈至今其水縣蒙其利杖部民  
持吏短長恣爲非法者幾死民患且威俄人覲因中書  
耶律公面陳初乙未料民州縣率以無產僑客入籍用  
示其庶及賦下悉避逃徙責徵實存官無所取稱貸賈

胡困不能償迫改立約以子爲母譬以孖生孖牛十年千頭滋息日增帝爲哀之制許贖其逋懸無鉤見民公私之負三年勿徵子母對止亡民能歸其復三年縣境大甦而鄰民曰吾獨不居交城耶州縣守令益害其能請督一府遠輸之糧于平陽及至又移輸京兆仍守其出比盡而返數年由是縣民困劇鄰矣憲宗壬子復大料民公削其逃徙兼其貧弱雖捐戶數故是縣差不艱窘歲甲寅世祖淵龍平大理還始入見嘉其舉趾凝重出話慎詳畱居藩府官而不名以其弟山阜代爲縣遣

邇臣出使必以公偕先是分封世祖以京兆田戶寡益以懷孟且詔總天下之兵遂置經略司于河南宣慰司從宜所于關西行部于秦州漕運司于衛安撫司于邢盡遣諸軍屯田戍邊首淮尾蜀以休秋冬士馬往來之勞東西數千里道不拾遺中侯屯庶翕然歸心歲丁巳宗親間之遂解兵柄他王遣阿勒達爾至京兆大集汴蜀兵民之官下及管庫征商之吏皆入計局爲條百四十二文致多方旦曉眾曰惟劉萬戶史萬戶兩人罪請于朝蓋謂忠順公丞相忠武兩公也自餘我到專殺虐

熖薰天多迫人于死世祖遣庫濟青左丞與公來臨無  
與鉤考而彌縫其間時通動息藩府會明年世皇身至  
帝所命下而事始緩猶仗兵民諸官凡昔所置諸司皆  
廢公歸丁妣郝太夫人艱藩府奪哀起之世祖始分兵  
南征俾公治懷歲早復鑿唐溫渠引沁水河內諸縣中  
統建元制褻其賦性寬和練習政事以爲懷孟路總管  
明年入覲賜金符四年換虎符訟隨日決曾不畱獄教  
民植業桑疇麥陂稻塍芡湖果圃苾區水輪步船無有  
遺利或用致饒民其臧獲侯克寬孫宥等家男女數十

人引蕭讓爲府史升知事積官運使按察使至元二年  
罷世侯省懷孟衛輝兩總管入彰德以公爲同知無幾  
時官嘉議遷河南路總管兼府尹明年奔元帥府君喪  
交城中書不聽終制迫懷泣職漣水疊石爲岸梁木其  
上歲易腐敗規爲樓十二楹覆之慮其財擅取帑力輕  
用民得請戶曹而始究工上下列肆月收傭值資府公  
須參政楊公紀績于碑官少中平灤路總管旣至疾歸  
七年散階例降二等與職上下官奉議司農少卿尋進  
嘉議京兆總管兼府尹者一年改陝西四川道提刑按



牛屋集 卷五  
察使當按行四川以邊方軍政多所闕略未可以內地  
文法遽繩修舉大綱而止州胥府史坐贓污者以始犯  
罪皆輕平下合治事之餘使學官聚爲講解期通一經  
庶少變其筐篋刀筆之習漸摩禮義則恥貪渥而不或  
蹈時詔禁有妻娶妾乃建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世德  
下衰婦人以悍妒成俗已旣無子又以是訐制其夫將  
遏絕苗嗣曾不省恤請自今男子四十無子聽其娶妾  
中書是之遍示天下十年中書左丞咎順時爲宋帥嘉  
定入寇大敗僉省嚴忠範于成都沙坎入其郭我師退

保子城上械忠範至都仲公代爲僉省至則瘞其暴骸  
完其焚屋賑其飢貧集其流亡撫定一年西南夷羅羅  
斯內附上以文武兼資可使鎮撫新國以爲副都元帥  
同知宣慰使還京兆治裝或說蠻夷無親不常叛服宜  
以老疾辭行公曰受國厚恩圖報無所以皇上之威德  
遠被何往不可何私自幸其安乎就死其所懷人德我  
馬革裹骨歸窆是焉志願畢矣遂行未至行橐盡爲河  
西所劫事聞上慰安之再爲降制及軍中所須至其境  
方諭皇元同仁不間遠邇特置大帥安集招懷以捍外

物類集 卷三 九  
侮非利徵求朘削汝也國人大悅而公以不能風土竟  
疾卒至元乙亥九月二十有七日也年五十八門婿李  
某護其喪歸子克修迎之中塗號慟屢絕懷路之民哭  
輅致奠者將三百里以明年某月日葬河內某地後踰  
三紀公之孫質拜而言曰君及知先祖且與先人同事  
許文正公求可銘先祖碑者舍君焉將誰託筆燧曰嗚  
呼公奉命始至秦于時識之其後尹洛燧時家洛遊處  
必見召常謂忘年友雖辭而不敢居抑不可不謂之知  
已于其平生若可概焉子之言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

人蓋先師以初入見潛藩之年驛召至秦後四年公使  
至見其道德之容聞其仁義之言考其卓絕之行憂世  
之志樂天之心出謂人曰今顏子也先師還懷公爲之  
牧以求言焉則謂之曰學者或滯于形迹而不適用中  
理合而一之始可謂善學者猶導公以用世之方身親  
接久而始示以性理之妙而操修之又使克修盡弃其  
學而事之其能好人也如何默爾吉爲監于懷以暴戾  
跋扈名聞一時同列少逆其意或詬詈侵辱不異僕隸  
公與處八年細故則讓事或害政則誠意駟導以理使

牛所集 卷五  
孚信之能改而止惟遠以不惡而嚴又游顯代張左丞  
宣撫大名爲諸路總管求金符奏已上公言之中書辭  
不受命曰聖上不識譚澄耶爲顯所舉省爲去之其能  
惡人比類亦庶幾其仁者歟太師趙國劉文正公論天  
下人牧得邢之張芸夫懷之譚彥清何憂不治哉先師  
亦言譚侯辭氣溫雅雍容樂易達時識治足畏服人其  
爲兩公推與華袞之袞何以尙之夫人盧氏勤儉惠和  
不侈旣貴能以身率不輟婦功故婢數千指約束如一  
壺範之嚴所至化之克修事裕皇出爲江南湖北河南

北陝西漢中三道提刑按察使秉受懿美得之天間學  
修爲受之師忠信愷弟臨政與人皆踐其父武女九人  
適淮東宣慰使傅爽延川令李某湖南書史石某江南  
權稅使賈時益汾州萬戶子杜某杭州總管子楊某澧  
州總管子鄂屯某參政子盧某交城以次官子王某男  
孫三人忠尹大名之南樂質宿衛成廟已銓未除文庶  
未仕女孫七人適湖廣省員外郎袁景韓知陵州杜明  
耶律太傅濮國公孫某東昌總管之孫宿衛成廟許誼  
宣慰使子傅蔓閔某寶某銘曰

有翼其恭有溫其雍有訥其言有裕其容人有其一足  
曰善士矧公兼之宜克用世魯昭十九猶有童心公于  
其時帥政已臨視民之傷猶已致者奔走不遑說上教  
下事大定憲由邈皇居與率土臣眾以視諸入侍大帝  
藩府帷幄而日廼與俊義遴擢凡厥大猷亦與有聞權  
臣肆虐特解其紛大帝南征歸正天統于懷于洛于灤  
于雍于是有眾迭司牧之惠績寵嘉虎節陸離追之風  
紀詰姦秦蜀惟政以仁不一文律嘉帥縱兵入寇成都  
劉吾人民災其外邪奪嚴諸侯于彼僉省以公代往責

使撫定安鎮一年移師西戎皇威甫張而邊徼已靜公  
之仕歷年四十其二十年爲帝賞識矧其有子官風紀  
三其取于天而得已貪走賦是詩鑿石墳道期爾後昆  
百世是保

轉運鹽使曹公神道碑

維曹肇國則自文王子振鐸以武王弟故與唐康管蔡  
霍屬以別之鈞曰叔春秋十二國曹猶存其後子孫雖  
散之四方亦皆曰吾先人顯諸侯捨姬氏惟國姓至參  
以沛吏佐高帝興漢功侯平陽國故絕或續魏文帝不

纂漢以有中土者凡四傳四十六年自是聞人史不絕書至金初會祖儀貫籍睢之考城以明罰執法爲郡功曹生蔚解試魁開封生鸞以材武受知皇元帥劉公引爲天下規運提舉妣夫人赫舍哩氏金源貴族生公諱世貴字仲明由翰林國史院書寫爲元帥府提控初高麗自太祖世納款而國王穆呼哩方總兵歲東征不休虔劉人民而滅獲其子女高麗患之棄王城徙其民江華島世祖哀其首服爲罷歲征使復王城今藩王之祖惑其令公林演之說而安其所不以時徙帝怒命嗣國

王塔納格爾兵其界遣平章政事趙璧行征東省公爲行省宣使人諭演與同惡豎惟茂禮書宋松禮侍郎洪案陳兵以逆公叱責曰汝海邦小夷敢以威脅天子之使則反矣戮十餘人縛演致闕國王導之入覲帝嘉其忠敕授忠翊校尉曹之城武令有惠其民勒石頌之凡三遷皆同知劇郡吉州歲荒發庾以賑餓羸隆興羣盜據華洞數調官軍討不能平遣公論招之悉棄險來下皆齒平民建康去以母喪會廷議凡前峻官者例陲之改溫之治中以未終祥禫辭明年官朝列福建閩海道

提刑按察副使職乎民者進爲風紀非聞望出常調者  
憲臺不輕以畀至則紕閩省平章默勒賊民蠹政下詔  
誅之彼其同列大爲振肅滿秩官中順遷興化路總管  
兼管內勸農事凡民爲羣盜鍾明亮劫脅污染進討將  
士取而奴者無慮千人皆汰之遷福建都轉運鹽使未  
上而卒實大德六年六月二十有九日也年六十一葬  
太平之須城登賢鄉夫人趙氏南京提舉趙晉之女妻  
道母儀姻里範之五子定國尹江陰州兼勸農事靖國  
尚武昌等權茶提舉皆夫人出次室葛正國安國輔國

皆葛出方勵學女孫三人銘曰

率土之逖將帥侯牧有沒其齒天威不覲公一布衣從  
省東征問罪高麗負羈以行檄先俘海徒江華島敢拒  
爲亂魁脅縛討王孫導之入告爲猷甚爲帝嘉邑令用  
優旣試牛刀易猛以惠尋峻其階吉洪昇倅言拯歲荒  
洪咨論降持憲于閩渠兇斧亢爲牧興化凡寇滋蔓波  
汙平民悉賴以澣轉而閩漕鹺利是專甲子方周白日  
遽捐平昔履歷盡萃乎此在邦必聞可無媿已而所未  
白在家亦聞衰俗滔滔在官幸身親未卒哭期月已出

王事是從笑言自若公則異諸昇護輜車改温又辭練服未除若是自致庶古少跂化民興行足裨至治須鄉登賢而祖有阡碑以表之庸信其傳

少中大夫孫公神道碑

至元二十有三年燧以直學士召至翰林孫公時爲閩省郎中數千里狀其考盧川府君之行將託之石見求旣爲銘其墳道矣大德四年爲懷孟總管且卒顧言其子婿郭忠恕曰死必求姚翰學銘吾碑至大二年燧方承旨翰林忠恕其時已爲宗正府郎中始致是婦翁之

命嗚呼何公區區不鄙余言若是之不忘也公諱顯字榮甫其鄉望遷徙考妣年葬兄姪名爵前述悉之公幼學旣長以其家隸兵籍歲從大將南征世祖立極置江淮江漢兩大都督東則李壇開閩益都西則史權開閩鄧州與宋揚州襄陽兩制帥犄角及壇誅廢督府皆爲統軍至元五年大集天下兵圍襄陽起本平宋八年敕統軍駐淮北實制下流西擾之兵明年改行樞密院者二年改行中書省于淮之西十年襄陽下廢省復行院明年丞相巴延行中書省將大軍濟江又廢院與是省

牛原集 卷之五 五  
合公以從戎捍敵應變倉卒益示暇豫未嘗窘錯故由書吏至令史數年不調宋亡明年積是勞勤官中順大夫遙授知英德府同知太平路總管府事又明年改江西行省郎中宋餘孽兩王盜據廣海遣將給餽凡其征需動咨幕畫隨亦殄平十八年官少中同知荆湖北道宣慰司事朝廷遣使鉤考錢穀及侵牟者遂大徵集諸道官吏無慮數千于鄂省責公主計局其使善煩其令爲藁甫定則一易之傍求多塗約束計吏于行苞苴公眾辯曰冊已具矣何至眾多爲是持久不絕之務乎有

絲髮遺罪請身任使爲之止其不屈威暴如此乃歸計  
更二十三年廷議以平南國升秩過峻例阨公爲朝列  
遷福建行省郎中以犯法臣陰狡貪賊盜官楮緡十三  
萬定能正而不阿卒無所染明年以僧格爲丞相爲尙  
書省中書六曹悉以歸之而鉤考尤酷省臣而下或杖  
辱而閩中獨輕平未嘗若浙省迫人于死者南雄械賊  
百餘人爲草竊者當死公讞之惟刑三十人他悉縱遣  
安溪賊連十五砦爲寇公諭下之省議苟下惟罪首惡  
至是下者數千眾欲盡屠壯士分有其子女公拔劍止



牛尾集 卷之三  
曰省議云何敢掠取者論如律惟磔首惡一人大德二  
年復少中大夫懷孟路總管兼諸軍放拉兼管內勸農  
事民蒙其利者惟竹始竹之徵利財自戊戌宣課所惟  
在洛西懷與輝舊皆民產由馮德用爲河南漕長以兩  
郡之竹妨其課利請官有之制國用司爲奏可而禁之  
法密雖其故主輒取一箇亦坐以盜數其節爲布罰園  
傍之田民耦耕侵犯而出亦止爲罪民甚害之官使竭  
園伐取竹日益耗而課入不除公策于部請令故主與  
鄰地獲守無禁斬伐惟責輸賦是亦復民產之漸也符

下從之今鬱爲茂矣譙樓庫舍廟學有老弊者無不新  
完諸王妃主經郡賦民木席爲屋絡綵周之晝食夜息  
各異爲所或前期一月具而不至民又守視不去去又  
官吏規取其物無所于訴公至製卉布爲大幕容倍百  
人可以離合卷舒旣便以輕載以十車之力送往迎來  
無不至所皆前政未爲者病革猶臥治事卒于郡治仰  
崧堂之別室是年秋九月九日也年六十一夫人程卒  
以至元十八年繼夫人楊卒以二十有三年今夫人李  
嘗剖股肉羹進覬已其疾斂則斷髮納柩中示與同穴

子五二十有年長某舟死江中次某以任子爲單州州判官餘未仕女四長程出郭宗正妻今寡次李出適智其餘幼銘曰

崧高詩言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王不時巡而公之先世家其下其仕其隱譜無究者及公之生珥筆從戎志期振拔以立事功周旋統軍行省行院雖屢易置爲史不變以才見畱謀資其優逮夫濟江勞力大酬英德太平遙領知倅官之中順副以金瑞尋于江西長省幕僚進而少中其秩益超轉而荆南同知宣闔奔走聽命踰十

名郡例阨始躋朝列稍卑于吳于閩於幕再爲後移內地理問汴省復其少中總管懷孟平生履歷其止于斯治兵涖民何事不爲爲則事治有譽無刺其于爲臣亦盡其義其所卒地郡堂仰崧何公于崧生彼此終豈人之爲造物者意歸安崧邱後昆以利

勸農使陳夫人李君神道碑

少中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陳元凱語其妣夫人平生于其友姚燧曰河東李氏有開國于金爲金吾衛上將軍者子孫雖世摯紳多顯人人不目之惟上本

其先曰李金吾云夫人則其諸孫陝令欽若之女先君  
勸農使將授室祖考妣規措公賈穎川郡君審于采擇  
聞夫人淑姿懿行布幣聘之夫人既廟見吾陳氏世緒  
絕遠族大以蕃先君上有參議提學奉職三兄善于閨  
室修職謹事舅姑孝之娣姒友之姻戚睦之而僕妾恩  
之咸曰非漸涵姆訓有素不若是以履度循法也歲壬  
辰規措卒天兵劓金河南獨奉職以詔使死亂他族皆  
完自洛之西徙家解梁風所居積蕩無遺矣會歲大荒  
人顛穡爲糧然火照績以事穎川雖流離造次其故

家遺風不衰平時二年而穎川亦卒參議與張夫人嫂  
也事之如規措穎川先君參謀軍中或自軍所來橐之  
一錢尺帛不有之私室必歸兄嫂先君求得奉職二孤  
女民間夫人子過所生歸諸令門元凱生有三年不爲  
天所恤以歲丁未四月四日卒年三十四葬之巖山先  
塋亦賴天之靈獲託其遺體者今白首矣每悼夫人棄  
世之早前先君二十四年先君後躋位光顯不及同其  
祿而元凱之仕則濡先君休澤者祿養滋不及矣今惟  
有表章德美于是金石以慰靈下泉開示子孫于方來

者猶或及焉敢屬筆子燧曰吾姚氏與陳同姓也燧之  
會祖妣亦李金吾諸孫不知于夫人姑歟又戚屬也此  
燧不敢以不交爲讓者勸農使諱膺夫人二子元凱元  
英英塲孫甲女孫二人皆有歸矣銘曰

良農于穡天勤其力或報之秋秩秩夫人來嬪于陳百  
罹艱憂君子中道弗偕其老年復不修何天陰隲嗇施  
淑德貽子是酬持斧繡裳風紀四方民瘼之瘳爲時聞  
臣人賢其娠誰異其謀壽母之子名不世齒泯泯堪羞  
剡首之碣有美枚列以表阡邱

